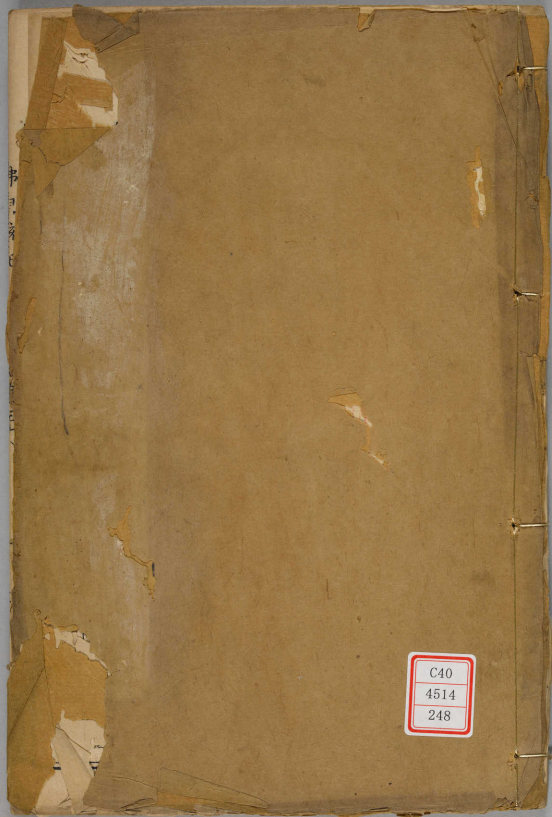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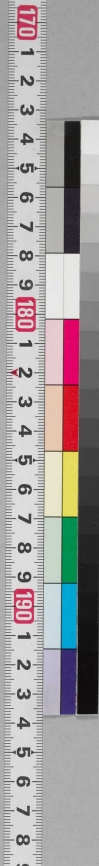




C40
4514
248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百
家書置之武庫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后府中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五

自周秦至于六朝世以為得正統若北魏齊周雖非
相承而世居中原盛行典禮謂之北朝者不鄙夷之
如晉五胡也隋氏雖受周禪而實能統一區宇繼陳
正朔此叙史者之微旨也矧北史之於二教盈虛消
息所繫良多故茲並陳用為照映

北魏

中都雲

太祖

珪拓拔

皇始二年詔趙郡法果為沙門統帝生知信佛初平
中山所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毋得有犯
天興元年詔於京城建五級浮圖須弥殿耆闍山禪
房講堂悉務壯麗

明元

嗣太
祖子

永興元年詔封法果為輔國宜城子

僧受俗
官之始

神瑞元年加封法果為忠信侯
二年老君降于嵩山授道士寇謙之經戒謂曰自張
道陵去世地上曠職今授汝天師之任清整道教開
化郡生除削三張租米稅錢之弊男女合炁之術

張二

者張陵令病人輸米悔過其後
張陵張角故之世號五斗米道後二年老君遣玄孫

上師真八李晋文授太平素經圖錄百六十卷輔佐

北方太平真君

謂太
武也

永常元年加封法果為安城公壽八十餘卒帝三臨

其喪謚靈公

賜諡
之始

太武

壽明
元子

始光元年勅天下寺改名招提

此翻十方
常住

四月八日

興諸寺像行於廣衢帝御門樓臨觀散華致禮

僧史
卷六

西天王臣恨不觀佛於降生日與像入
城行道通夜供養謂之行像國國皆然

○嵩岳道士

寇謙之奉老君所授書以獻朝廷未之信獨司徒崔

浩上書贊其事帝忻然納之遣使建玄都壇起靜輪
天宮敬謙之及門弟子位在諸王公上不稱臣擇大
家子弟百二十人為道士

二年帝誕節詔於佛寺建祝壽道場

聖道場之始

神麋元年

麋音加
牡鹿

帝誕節詔天下佛寺並建道場

延和元年初涼土沙門玄高妙善禪觀上遣使迎入
平城甚加敬重命太子晃師事之

太延五年太子晃被讒求哀於沙門玄高為作金光
明懺帝夢先祖讓之不當以讒疑太子帝以語崔浩
浩曰太子結玄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帝怒收玄

高慧崇縊殺之高弟子玄暢在雲中聞師遇害馳至
泣曰和上神力當為我起高開眸曰大法盛衰在於
迹耳但惜汝等行當如我唯玄暢得南渡汝等死後
法當更興法進號呼曰聖人去矣我何為生即見高
於空中進問和上與崇公當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
度生以順本願崇公已歸安養

太平真君元年寇謙之於嵩山立壇為帝祈福老君
復降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謙之以奏遂改元大赦
述曰子不語怪神言誠可以為教世之法也夫差
子聖人也或在天為君主或分形下教隨時闡化

則有之矣而寇謙之廼言於某慶某慶老君下降
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囑以輔佐太平之說託崔
浩以其書獻誑惑當世之君何其恠哉厥後崔浩
以釋教虛誕之說勸於上遽起滅僧之禍此其法
運之一戕也既而崔浩族誅太武被弑不令而終
君臣俱遭冥罰寧不遺恨於謙之乎

太平真君七年帝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浩每言於
帝曰佛法虛誕宜悉除之及帝討蓋吳蓋音閭至長安

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見其室有兵器以白帝乃命
有司案誅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守牧富人所

寄藏物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詔他鎮諸軍有浮
圖形像胡經皆悉焚毀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太子屢
諫不聽乃密令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得自為計沙
門多亡匿收藏經像唯塔廟無復子遺子吉列及單也孟子靡有

八年天大雷電殿室震傾帝所居被壓幾致於死

十一年白足沙門曇始曇白於面於元會之日杖錫

宮門帝命趣斬之趣音促無所傷大怒自以佩刀擊之

不死又令捕投虎檻虎皆怖伏帝大驚召登殿拜謝

忽身感厲疾厲疾同痛不可忍群臣皆言崔浩毀佛

所致帝懼甚時崔浩刻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帝惡其暴揚國惡乃令載浩露車使十人椎於車上溺其口溺乃弔反小便腰斬之誅及五族僚屬百二十人即下詔復佛法初浩除釋氏行路見棄像必停車溺之及族誅屍無收者人競溺浩屍至糜潰乃止

正平二年常侍宗愛弑帝于永安宮

文成

太武帝孫

興安元年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雖在往古猶序風烈况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

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世祖太武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往往成林而寺舍之中致有凶黨先朝案治戮其有罪而已所司失旨一切禁斷切音竊漢書如刀一切朕承鴻緒志隆聖道

其令天下郡縣各建浮圖一區欲為沙門者聽初蜀賓沙門師賢五人來京值罷佛法假醫術以守道復教之曰帝親為五人下髮以師賢為沙門統

和平元年詔沙門統曇曜為昭玄沙門都統待以師

禮

隋百官志昭玄寺掌佛教署大統一人統一人禮部雜那三人置功曹主簿官以管諸郡沙門

六年疏勒國遣使進佛袈裟長二丈帝命焚試之以示靈異終日不然

獻文

弘文成長子

興皇元年敕於五級太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佛五軀各長丈六用赤金二十五萬斤

三年昭玄都統曇曜言平齊戶及民間能歲輸粟入僧曹號僧祇粟遇凶年則出賑饑民又諸民犯重罪者為佛圖戶供諸寺掃洒帝許之於是僧祇粟徧天下

平齊戶注家未嘗言或云平氏齊民之義僧祇此云大眾佛圖亦佛陀此云覺者言戶者佛寺之民也

五年帝雅好佛學每引朝士沙門共談玄理有遺世之心是年詔傳位太子徙居崇光宮稱上皇建鹿野寺與禪僧數百習學禪定

孝文

宋獻文子改姓元氏遷都洛陽

延興二年詔西天三藏吉迦夜譯雜寶藏經等五部劉孝標筆受○上皇敕自今祭天地宗社勿復用牲唯薦以酒脯歲活七萬五千性命

○五臺北寺法聰律師為衆專講四分律門人道覆

錄為義疏

此解四分律始

○敕思遠寺主僧顯為沙門都統

十七年詔懿德法師聽一月三入殿俾朕餐票道味
飾光朝廷帝數幸王園寺與沙門談論佛道

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令道登法師講成實論謂

左右曰朕每覽此論可以釋人深情僧史畧云此論最多法相羅什

刪畧以授高師高授潤潤授登此解論之始 ○京兆王太子興久病祈佛

獲愈願舍王爵求出家表十上乃許賜名僧懿敕皇

太子以四月八日為落髮于高岳寺

二十年太后馮氏出俗為居瑤光寺

二十一年詔為太后建報德寺為羅什法師於所居

舊堂建二級浮圖 ○詔四月八日迎洛京諸寺佛像

入閭闔宮受皇帝散華禮敬歲以為常 ○詔諸郡僧

寺長夏安居令清衆數處講說以僧祇粟供備

宣武恪孝文次子

景明二年詔僧犯殺人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都

統以內律僧制判之時崔暹好佛法以僧居猥濫奏

設科條一篇事密而法平敕付昭玄都統法上以為

檢約

四年南天竺國遣使貢辟支佛手

永平元年詔中天竺國勒那摩提於太極殿譯經北

天竺國菩提流支於紫極殿譯經帝親預筆受

二年帝御式乾殿講維摩經時西域沙門至者三千人南方歌榮國世不與東土通有僧菩提跋陀來詔建永明寺以居外國沙門

延昌四年太后高氏出俗為居居瑤光寺○洛陽段暉所居聞地下鐘聲掘之得金佛一菩薩像二跌上銘曰晉泰始二年中書監荀勗造暉遂舍宅為寺後有盜欲竊此像像高聲唱賊賊人至被獲○裴植母夏侯氏年踰七十以身自施三寶為婢供寺掃洒三子瑜祭衍並奴服泣涕以從各以布帛贖免之其後竟出家為尼入嵩高山積歲乃還植官度支尚書瑜

等皆至刺史毋臨終遺令以沙門禮葬祭深好釋學每升座講說聽者服其理辯

孝明

胡宣武第二子

熙平元年太后胡氏於洛陽建永寧寺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竹真金像高丈六浮圖九層高九丈上剎高十丈每夜懸鈴鐸之聲聞於十里神龜元年詔諸郡立五級浮圖

正光二年敕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天求經

四年宋雲等使西竺諸國還得佛經一百七十部○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禁中帝曰佛與老子同

時否道士姜斌日開天經云老子定王三年生年八十五西入化胡以佛為侍者沙門曇謨最曰吾佛以昭王二十六年生穆王五十二年滅自滅後至定王二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而言化胡無乃謬甚帝令羣臣詳定真偽太尉蕭綜等劾奏開天偽經罪當惑衆詔流斌于馬邑

武泰元年

梁大通元年也

十月達磨自梁入魏止嵩高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帝聞師異迹三詔不至就賜磨納袈

裟金鉢銀水瓶繒帛

孝莊

子攸彭城王魏子

永安元年太后胡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

冀州沙門法慶為行無賴為其徒所擯乃去為祇術說渤海李歸伯率鄉人為亂衆推慶為主自號大乘佛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漢王屠滅寺舍斬害僧尼焚燒經卷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詔元遙使持節討破之禽法慶歸伯傳首京師餘黨悉平

三年宗玄先生孟仲暉造夾紵佛其像每夜遠座行道足跡成文士庶瞻敬咸仰神異後五年像忽隱去

節閔

恭廣陵王羽子

普泰元年國子博士盧景祐通達佛法人稱居士帝

亦待以不臣從兄仲禮作亂累及景繫晉陽獄景祐
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帝聞其異貸出之

孝武

脩廣平王之子

永熙元年洛京平等寺建浮圖成帝設萬僧齋石像
俯首終日大衆感其神應

二年永寧寺大浮圖灾火三月不息後東萊人咸見
浮圖在海中俄為雲霧所蔽

文帝

寶炬孝文之孫遷都長安號西魏

大統元年敕沙門道臻為沙門大統○初祖達磨坐
少林九年先傳法及袈裟於慧可乃往嵩門千聖寺

十月五日端坐示滅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

寺明年使者宋雲西域還遇師手攜隻履翩翩獨邁
雲歸為言門人啓壙視之唯空棺隻履宋雲使西域至孝明正光

四年

還國據今十三年矣今稱雲還遇達磨者

忍善再使不然則別一使人誤書為宋雲耳

孝靜

善見清河王亶之子遷都於鄴號東魏

天平元年洛州刺史韓賢素不信佛白馬寺有漢明
帝時經函時放光明世藏為寶賢往寺斫破之未幾
州人韓木蘭作亂一賊自屍中起以刀斫賢脰斷而
死人謂毀函之報若是其速

述曰經函放光佛道之彰化也世之昧者則斥為

怪誕故惡之斫破之由其本心素無信耳一賊忽起斫其脛如斫其函感報之速自心之召也世人見佛經說地獄果報必曰佛設此等語以怖人佛聖智通三世見人造善惡者能預告以禍福使人知所勸懲耳非故設此語以怖人也作不善降之百殃豈亦怖人之語邪

興和四年時魏境有寺三萬所僧居二百萬人○魏書佛老志云生生之類三世神識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粗鄙粗倉胡反不精經無數形燥鍊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

謂之三歸者君子之三畏也

論君子有三畏畏天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又說六道受生六度進行及佛身真應不生不滅舍利塔廟教法流廣之義最為深密

北齊魏書

述曰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之史所以記諸言動

法不法也克舜之德必書跖驕之行必書天時人事善惡臧否莫不畢錄有可誠謂之信史若是其可也自佛法東東舉世知所宗上真文祕要盈滿天下明心見性之道可坐以進益物救世正在仁義久久熨詐日起之後通人勝士欽挹風規歷代

修史之家未嘗不列敘其事故范曄之論西域曰
佛道神化興自身毒音訖篤即天竺也西漢方志莫有稱
焉豈道閑往運而數聞叔葉乎袁宏之著漢紀曰
天竺有佛道焉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唐正觀
稱制晉書摩什圖澄皆列於傳而贊之曰垂文闡
教通幽洞冥魏收撰魏書其志佛老曰佛言三世
神識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乃至
無生此皆諸史敘佛之明義知佛道果可以益物
救世云耳異哉歐陽氏之修唐書也凡釋氏之事
有裨國政開人心者悉刪去之適足以存舊史之

該瞻其乏通學守隘見有若是謂之信史未信也

北齊

鄴都

文宣

高洋受東魏禪

天保元年詔高僧法常入內講涅槃經拜為國師

國師

始此○法師曇延長九尺六寸帝每召入問道會周使

周弘正來聘大臣舉師接伴弘正恃才任氣及見延
悠然意消求師畫象所著經疏以歸帝益加重進位
昭玄上統○嵩山實公向白鹿山行忽聞鐘聲見一
門題曰靈隱之寺有梵僧自外來實隨入寺坐法堂
牀上仰視屋間開孔如井有僧從孔飛下至六十餘

人坐已各問今日何處齋或言豫章成都嶺南薊北
五天竺動千萬里最後一僧至衆問何遲答曰相州
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豎義有一小僧難問蜂起
殊為可觀不覺日暮寶起曰鑒禪師是我和上諸僧
直視寶頃之遽失其寺乃獨坐柞木上柞音昨出山
問大統法上上曰此寺佛圖澄所造賢聖居之或隱
或見至今山行猶聞鐘聲

二年詔稠禪師至鄴都建雲門寺以居之師宴坐一
室未嘗送迎帝至弟子勸之師曰寶頭盧迎王七步
致王失國吾德雖不逮儀相似之所以不敢自欺冀

致福於帝耳帝惑左右以師慢已欲躬加害師旦出
寺二十里拱立道旁帝怪問之師曰恐血汙伽藍耳
帝即悔謝謂僕射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謗邪遂
同輦還宮問曰弟子前身何人師曰魯作羅刹王今
猶好殺祝盆水使視之見羣羅刹在後帝大敬信請
受菩薩戒永不食肉盡停五坊鷹犬傷生之具及境
內屠殺○詔置昭玄上統以沙門法上為大統令史
負置五十餘人所部僧居四百餘萬四萬餘寺咸稟
風教帝築壇具禮尊為國師布髮于地令上統踐之
升座后妃重臣皆受菩薩戒○帝在晉陽使人乘一

駝敕曰可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然如夢至山腹有寺群沙彌見之曰高洋駝來便引見老僧僧問高洋作天子何如使曰聖明僧曰汝來何為使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於北行取之使者反命

六年初道士陸脩靜以梁武棄老子教遂奔入魏暨文宣事佛靜等忌之詣闕自陳請與釋子角法帝許之靜以咒術令僧衣鉢皆飛宮殿梁柱皆震帝顧謂大統法上曰佛門豈無人執上統舉曇顯顯時被酒出曰汝曹聞者敢以小術自肆即以稠禪師衣置地

道流并力不能動顯自取置梁間使咒梁狂亦不動靜曰釋自標為內教內即小也顯曰天子居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官乎靜氣咽無對群臣皆忤躍帝乃下詔令道士自謂得神仙者可上三爵臺飛騰遠舉其不能者宜詣昭玄上統剃度有不從者殺四人遂下詔曰祭酒道者世中假妄麴蘖是味清虛焉在瞿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述曰修靜生於晉末與遠公遊屍解於宋之泰始則說簡寂自泰始至梁天監已四十年不應今日

復有修靜若曰因梁棄道自梁奔魏當云陸修靜之門徒斯為可信也矣

梁荊州居士陸法和以元帝為魏所破遂歸於齊帝以為太尉賜甲第和乞為佛寺其徒七百人悉修禪法一朝禮佛坐牀上而終將歛縮身止三尺歛畢帝更令開視唯一空棺嘗題壁云十年天子猶尚可宣文在位十年天子急如火廢帝在位百日周天子速代坐孝胎在位及二年人懼塗削之終不能滅

七年帝以內藏梵經千夾命三藏那連邪舍於天平寺翻譯敕大統法上沙門都法順監譯帝躬禮梵文

謂羣臣曰此三寶之鴻基禮宜偏敬

偏猶專也

○沙門尊

稱居士萬天懿優婆塞智希並於鄴城譯經

十年帝幸遼陽甘露寺禪居深觀敕非軍國大事不

得聞

述曰世謂文宣殘忍果於刑戮至欲比之桀紂然觀其譯經修禪受戒禁殺尊禮國師罷黜道教其敬佛為甚至蓋由前身為聖寺沙彌以智願力出現世間居人王位行佛法事而初年好殺特其殘習之所為耳非如桀紂不遇佛法行殺無悔者之比也

武成

湛高祖第九子

河清二年詔慧藏法師於太極殿講華嚴經

晉譯六十卷者

孫敬德先造觀音像後有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可免既覺誦滿千徧臨刑刀三折主者以聞詔赦之還家見像項上有三刀痕此經遂行目為高王觀世音經

述曰此經止十句即宋朝王玄謨夢中所授之文今市肆刊行孫敬德所誦者是後人妄相增益其文猥雜遂使識者疑其非真又本朝嘉祐中龍學梅執妻失日使禱於上竺一夕夢白衣人教誦十

句觀音經遂誦之不輟雙目復明清獻趙公刊行其事大士以茲至簡經法救人於危厄之中古今可紀者三驗矣可不信乎

後主

緯武成長子

武平六年沙門寶暹十人往西天求經還得梵本二百六十部

隆化元年詔修鄴都白馬寺佛圖澄所造塔得舍利三盛以寶瓶廣武王邕置水晶鉢行道祈請舍利忽浮水面右轉七匝

北周

都長安

閔帝

字文覺太祖弟
三子受西魏禪

元年

即西魏大統二十
四年受禪今改元

詔僧寶禪師為周國三藏○

詔以舍利藏蒲州常念寺大放光明自瓶而出乃建

浮圖以表祥異○帝獵於檀山遙指山上問群臣有

所見乎掌書記盧光獨曰見一沙門帝曰是矣即解

圍而還乃令光於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錫杖瓦鉢

武帝

邕太祖
第四子

保定三年詔曰歲在昭陽

三陽

龍集天并

龍集者蒼
龍為歲首

也天并歲
在中也

當令所司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

訖於泥洹之說

云

天和四年沙門藏稱於長安譯經沙門至德譯法華

經普門重頌偈○詔名儒僧道申述三教沙門道安

作二教論以儒道九流為外教釋氏為內教帝信道

士張寶衡元嵩之讚以識緯黑衣當王心忌釋氏張

賓說帝曰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短

但利民益國即稱佛心夫佛以大慈為本終不苦役

黎民虔恭泥木請造平延大寺容著四海蒼生不立

曲見伽藍徧安大乘五典以平延者無間道俗周擇

怨親以城隍為塔寺即皇帝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

和夫妻為聖衆推令德作三綱尊者為上座選仁

智充知事求勇恪作法師是以六合無怨紂之心八
方有歌周之詠

云云

四年二月集百僚僧道於文德殿討論釋老同異

建德元年正月帝幸玄都觀自升座講說公卿僧道
互為難問○時長安有李練者神異不測每夜於街
上大哭釋迦牟尼佛如此屢月後二年果有廢釋之
事

二年二月集百僚僧道論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次
之釋居後○詔羣臣沙門道士於內殿博議三教法
猛法師立論理勝司隸大夫甄鸞上笑道論凡三十

六篇用笑道家三十六部以釋教有十二部今三僧

勝之

弘明集

○帝集僧道宣旨曰六經儒教於世為宜

真佛無像空崇塔廟愚人信順徒竭珍財凡是經像
宜從除毀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斯為悖逆之甚國法
豈容並令反俗用崇孝養時慧遠法師出衆抗荅曰
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國家七廟豈是有情帝曰
佛經外國之法故當廢之七廟上世所立朕亦不以
為然將同廢之矣師曰若以外國之法非此所用仲
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不行七廟若廢則
五經無用三教同廢何以治國帝曰魯與秦晉封域

雖殊莫非一王之化師曰若秦魯同一王化震旦天竺同在閻浮輪王一化何不同遵帝與師往復數至十二帝不能屈三年五月帝欲偏廢釋教令道士張賓飾詭辭以挫折釋子法師知玄抗酬精壯帝意賓不能制即震天威以垂難辭左右叱玄聽制玄安庠應對陳義甚高陪位大臣莫不欽難獨帝不說明日下詔并罷釋道二教悉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時國境僧道反服者二百餘萬○六月詔釋道有名德者別立通道觀置學士百二十員著衣冠笏履以彥琮等為學士沙門道安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

號慟不食而終

前曾作二教論

○法師靜藹聞詔下詣闕奉

表求見帝引對極陳毀教報應之事帝改容謝遣之遂遁入終南山號泣七日坐盤石引刀自條其肉掛腸胃于松枝捧心而卒白乳旁流凝於石上聞者莫不流涕

述曰佛道本常有時而阨者世人之業感耳以故大小三災業感之大三武滅僧業感之小然每當滅則必有聖賢者出魏武有曇始周武有知玄道安靜藹皆為法忘身求復大教而藹之條肉捧心世或謂其徒自苦辛殊不知縱無益於當朝猶足

以感動世人俾知為法之切有若此者武帝廢之
宣帝復之魯不數年其道復振疇知非藹師誠感
之應乎

六年伐齊滅之并毀齊境佛教經像時僧反服者
三百餘萬

宣政元年六月帝感癘疾身瘡大發遂殂

補注引
僧傳

宣帝

斌武
帝子

大成元年先是沙門道林以學業進見與武帝議論
二十日酬酢七十番帝不能屈遂許以復教會帝殂
至是道林申請尤力上許之遂下詔曰先帝感於異

論以釋道為無益故廢而不行然大教所繫詎宜罷
黜今簡者舊有道者二百二十人勿翦髮毀形於東
西二京陟岵寺為國行道乃教智藏等長髮為菩薩
僧充寺主華冠嬰珎作菩薩大士相○詔曰三寶尊
重特宜修敬其令舊沙門有德行者於政成殿西安
居行道○追封孔子為鄒國公

靜帝

衍宣
帝子

大定元年詔天下并復釋道二教復立佛天尊像丞
相楊堅與陟岵寺智藏靈幹等再落髮度僧二百二
十人

音釋

躋

居略切音覺
舉足行高也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九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六

隋

都長安

文帝

楊堅受周禪

開皇元年帝初受禪沙門曇延謁見勸興復佛法乃
下詔周朝廢寺咸與修營境內之人任聽出家仍令
戶口出錢建立經像由是民間佛經多於六藝之籍
○初同州般若寺居智仙通禪觀言人吉凶皆驗文
帝始生於寺尼謂太祖曰此兒佛天所祐因呼為那

羅延

此云鉤鑽力士

太祖委仙視育一日皇妣來抱見兒成

龍形驚墮于地屋失聲曰驚吾兒致令晚得天下及
長密告之曰像教將滅一切鬼神皆西向汝當大貴
佛法暫廢賴汝而興及周武罷教此屋竟隱帝家○
詔於相州戰地為軍士死事者建寺薦福○勅僧猛
法師住大興善寺為隋國大統○南朝陳國沙門智
周等自西竺還齋梵經二百六十部詣關上進上召
見慰勞賜以繒錢

三年詔天下正五九并六齋日不得殺生命○唐公

李淵

高祖初封於唐

以長安宅居施沙門曇崇帝為製清裨

寺名○

海陵沙門惠盈六時禮三千佛救民饑苦之

厄一日講法華經有神擁從稱五道大神請授戒法

云往東海巡行盈為設食授戒而去

四年靈藏律師始與帝為布衣交及即位建大興善

寺以居之敕左右僕射兩旦參問起居嘗陪駕洛州

歸之者衆帝手敕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

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由是度人至數萬有疑

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為善朕禁人為惡意則一也

五年詔法經法師於大興殿授菩薩戒

六年亢旱詔曇延法師於正殿升御座南面授法帝

及羣臣咸席地受八關齋戒俄而雲興大雨雷霆
七年詔曇遷法師為昭玄大沙門統

八年曇延法師亡帝輟視朝敕王公已下往臨

去聲

史薛道衡白弔文曰聖皇啓運像法載興卓爾緇衣

鬱為稱首屈宸極之威重申師資之禮文三寶藉之

弘通二諦由其宣暢以誘人為善之德為助國行仁

之方豈謂法柱忽傾慈舟遽覆匪直悲纏四衆固亦

酸感一人○京兆杜祈暴亡至冥府王審其名曰誤

矣問祈識周武帝否荅曾任左武侯司法常在殿陛

下顧吏引至大鐵屋從窻中望一人瘦身鐵色著鐵

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苦荅曰我信衛元嵩毀滅佛

法故此受罪祈曰臣誤追當還大家有說否曰汝若

還為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我滅法受大苦

望為我作福相救及還以事聞帝乃敕天下人出一

錢為武帝追福

見唐高僧傳法苑珠林作趙文昌
入冥恐當時有此二事皆可為證

九年李士謙雅好佛學兼善玄談有客問三教優劣

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時以為至論

無量壽佛

經惟願佛日教我
觀於清淨業處

十年是年隋滅陳
始承正統正月詔曰光宅顓禪師昔周武毀

教朕曾發心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遂即興復師已

離世網修己化人必希獎進僧倫用光大道○敕臣僚士庶有欲出家聽是歲度僧至五十萬

十一年詔相州靈裕法師至京為國統裕表辭三上

帝留之不可謂僕射蘇威曰朕知裕師剛正不可屈

乃厚賜還山御書靈泉為寺名○十一月晉王廣

次子總管揚州迎顓禪師至鎮設千僧會受菩薩戒上

師號曰智者

述曰世謂煬帝稟戒學慧而弑父代立何智者之

不知預鑑邪然能借闇王之事以比決之則此端

自銷故觀經疏釋之則有二義一者事屬前因由

彼宿怨來為父子故阿闍世此云未生怨二者大

權現逆非同俗間惡逆之比故佛言闇王昔於毘

婆尸佛發菩提心未嘗墮於地獄

涅槃經云

又佛為授

記卻後作佛號淨身

闍王受決經

又垂裕記闇王未受

果而求懺令無量人發菩提心有能熟思此等文

意則知智者之於煬帝鑑之深矣故智者自云我

與晉王深有緣契今觀其始則護廬山主玉泉終

則創國清保龕壘而章安結集十年送供以是比

知則煬帝之事亦應有前因現逆二者之義孤山

云菩薩住首楞嚴定者或現無道所以為百王之

監也

事見智
者本紀

潞州刺史辛彥之立十五層浮圖州人張元暴死復蘇云神遊天上見一堂極崇麗天人曰辛刺史有大功德作此堂以俟之

十二年二祖慧可禪師先傳法於舒州僧粲以是年往管城正寂寺說法有和法師先於寺講涅槃學徒稍稍引去聰法和不勝憤乃諺于邑宰加以非法師怡然委順壽一百七先謂粲曰吾有宿累今當償之○十二月智者禪師至荊州玉泉山安禪七日感關王父子神力開基造寺乞授五戒師入居玉泉道俗

稟戒聽講者至五千人

蜀先主將關明
詳見智者本紀

十三年帝幸岐州薨于南山

音搜本
獵曰薨

逐獸入古窰中

忽失所在但見滿窰損佛像沙門曇遷曰比周武毀法故聖像多委溝壑帝乃下詔諸有佛像碎身遺影者在官檢送寺莊嚴○四月智者於玉泉說法畢玄義章安頂法師預聽○七月賜智者玉泉寺額十四年詔建禪定寺名曇遷法師集海內名德百二十人以居之○智者於玉泉說摩訶止觀聽衆千人章安預聽○冬十月智者過岳州為刺史王宣武授戒法沙門曇捷等請講金光明經其俗聞法感化一

郡五縣一千餘所咸舍漁捕

十五年真觀法師智者門人於杭州虎林山建天竺寺唐時

改虎為武○二月晉王遣使迎智者至揚州禪衆寺上所

著淨名義疏九月辭歸天台○北天竺闍那崛多於大興善寺譯佛本行經等三十三部翻經學士費長房等筆受

十六年齊州靈巖寺釋道相暴亡至冥府見勢至菩薩將觀僧獄有榜云衆僧遣法迥向京師請靈巖寺額將絹百疋驢兩頭至京逢通事舍人是靈巖檀越為奏得額不費一錢迥自思此額因我而得應銷三

十疋絹乃市絲布香藥等物私用入已當入梁壓地獄迴聞即首服陪還又一榜云人盜僧林杏樹截作梳材寺僧道郭拾得殘木一截仍堪作梳直八十錢當墮火燒地獄郭聞說即時承還又榜云沙彌道弘為衆作餽飽先盜食一鉢當墮鐵丸地獄弘數年口瘡乃為衆設一供如此三十餘人道相七日内十三度死見菩薩指示罪相以語諸人即各陪償獄榜隨滅僧鏡錄

十七年翻經學士費長房進開皇三寶錄十五卷長房先為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入預譯經○十月

晉王遣使迎智者師至石城乃稱有疾謂門人智越曰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吾知命在此故不須進乃右脇西向專念彌陀至十一月二十四日為衆說法即入三昧門人奉靈龕歸佛隴藏之西南峯

十八年故智者弟子僧使灌頂普明奉遺書及淨名義疏至揚州王答書所囑天台造寺今遣司馬王弘一導指畫

二十年立晉王為皇太子敕天下名藩有毀佛天尊像者以大逆不道論

仁壽元年詔天下名藩建靈塔遣沙門淨業真玉等

分送舍利奉藏諸郡百十一塔靈瑞之跡徧見僧傳

南山撰唐高僧傳

○南天竺三藏達磨笈多此云法密北天竺闍

那崛多

此云至德

於大興善寺重譯法華為八卷名曰添

品○十月天台僧使灌頂智操至京師奉啟謝皇太

子造寺

二年西天竺沙門闍提斯那來上言天竺獲石碑說

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寶

三年洛陽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

歸而教授河汾之間續六經以見志子曰吾續書以

存漢晉之實以漢統天下除殘穢與民更始起漢高

止晉武凡百五

吾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以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

故始晉惠訖隋開皇寓褒貶以代賞罰春秋義包五始故今別名

元經凡五十篇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至東

晉宋繼魏孝文元和元年以能遷都洛陽得中國以

及於周隋故皆稱正統以齊梁陳四夷也續詩以

南北二史夷虜相稱今明正統以斷其疑也

辦晉宋後魏齊周隋六代之俗凡三百正禮樂以旌

後王之失禮論二十五篇樂論六十篇後王贊易道

以申先王之旨贊易七十篇申明世稱王氏六經阮

序中說調房杜諸公不能朝廷三徵皆不至卒於家

門人謚曰文中子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溫彥博

竇威杜淹溫大雅陳叔達王珪皆北面受道為世卿

相弟子薛收等集對問之言名曰中說其言三才五

常之道天人性命之際備矣阮逸序曰大哉中之為

為權衡在書為皇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

居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

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

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守國則泥乃訂反子讀讜議

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子之祖獻公述皇極讜議謂

天地之中則知教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

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

煬帝

廣文帝次子諡法暹天虐民曰煬左傳魯煬公
隋諡陳後主曰煬今亦諡煬如有報也廣韻余

尚反
暴也

大業元年九月帝幸揚州天台僧使智璵詣行在所
引對大牙殿敕為天台寺立名智璵啓曰昔陳世有
定光禪師遷神之後夢其靈曰汝欲造寺未是其時
若二國為一當有大力勢人為之造寺寺名成國即
清宜名國清寺上曰此先師靈瑞也即用為名乃遣
通事舍人盧正方奉安寺額敕祕書監柳顧言為智
者造碑立之寺門十一月二十四忌辰設千僧齋有
司案名滿足千數臨齋受觀數溢一人

梵語達觀此
云施時今人

誤書觀
字者非

咸謂智者化身來受國供是日午後使者大

衆開視靈龕唯空牀虛帳而已

相傳王象載毀一日
推輪闕王附人語曰

我師肉身在此不得動飛輪其上自
是知闕王神力自天台移藏此地

二年詔沙門道士致敬王者沙門明瞻等抗詔不從
帝詰之對曰陛下若使準制罷道則不敢不奉如知
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敬俗之典帝默然而止
○三祖僧粲禪師亡師初以白衣謁可禪師既傳法
授衣屬周武廢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隋開皇初
居皖公山

戶版反
在舒州

傳法於沙彌道信優遊江國以是

年復還舊止為衆說法儼立而逝塔于山谷寺○相

州沙門道明亡同房僧玄緒暮行野間忽見伽藍往
投之遇道明不異平生引緒至房緒私怪之至後夜
明起謂緒曰此非常處謹莫過堂去緒潛往見維那
唱施粥皆作血色行粥徧諸僧舉身火然如一食久
維那打靜無復苦相緒懼還所止明至緒問之荅曰
此是地獄吾為取僧一束柴煮漆忘不賠償當一年
然足受罪褰衣見膝下並焦黑因曰公幸為我買柴
百束陪還常住并寫法華經一部可得免苦緒許之
歸寺依言為辦重往尋寺寂無所見僧鏡錄
三年正月詔天下州郡七日行道總度千僧上親製

願文曰菩薩戒弟子皇帝楊總持稽首和南十方諸
佛願以度人出家功德普為有頂無間天官地獄清淨罪
垢同至菩提云云

四年

五年詔天下僧徒無德業者並令罷道寺院準僧量
留餘並毀折廬山福林大志禪師智者門人素服哭於佛
前三日誓舍身明道乃詣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
三寶貧道當然臂以報國恩上敬而許之遂以布蠟
纏升大棚端坐度火然之焚畢入定七日加趺而終
自是詔下而不行

九年詔改天下寺曰道場○帝章維揚召神僧法喜入見一日遶宮中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尉禁衛甚嚴而有司見其日丐於市上命案之見袈裟覆黃金鎖骨詔以香泥塑其形是夕泥像起行言笑如故上異之詔釋其禁未幾示疾而終葬之香山後數歲自海南歸者見師殊無恙發其冢視之唯空棺焉及煬帝遇害江都方悟索羊頭之先識

恭帝脩煬帝子

義寧元年五祖章安灌頂禪師於天台國清寺為智威禪師說止觀心要

唐都長安

高祖李淵受隋禪

武德元年詔為太祖已下造梅檀等身佛三軀以沙門景輝嘗記帝當承天命為立勝業寺以沙門曇獻於隋末設粥救饑民為立慈悲寺以義師起於太原為立太原寺又詔并州立義興寺以旌起義方之功二年詔依佛制正五九月及月十齋日不得行刑屠釣永為國式

二主

四年魏智巖初仕隋為虎賁中郎將每於弓首挂漉

水囊不飲蟲水至是棄官入皖山學道見異僧大餘謂之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矣同軍閭丘胤至山尋之見山崖峻立鳥獸悲鳴謂師曰即將狂邪何為住此荅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同軍嗟歎而退

六年獲澤縣李錄事亡常往餘法師所聽講維摩共人言議師問之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荅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止及諸天重級充滿然見諸天聞法師酒氣皆回面而聽餘即悔過不復飲鬼又曰非唯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敕沙門玄裝三藏住大莊嚴寺

七年上韋國學釋奠命博士徐曠講孝經沙門慧乘講心經道士劉進善講老子博士陸德明本名朗隨方立義徧折其要帝說曰三人者誠辯矣然德明一舉輒蔽

八年太史令博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祇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竊食易服以逃租賦夫生歿壽夭出於自然刑德威福關於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歎書奏不報

鎧菴曰傳奕以小人資一旦上書謗佛毀教當

時羣臣皆所不取獨高祖薄信迷其說今觀傳奕之疏沙汰之詔不過謂遊手竊食苟避征徭而已嘻學聖道以求出世間敷慈化以贊理天下明善惡之應以警俗窮性命之旨以悟真修斯學佛者之大效其與儒家者流將並行而不悖豈當以征夫徭卒之賤而望之者哉或曰學佛之士多自農出反而止之所以厚農俗也不然今夫田家之子致身科第者豈得而止之邪矧夫佛道多容不問愚智若指其庸鄙以蔽諸賢俊比子厚誚退之忿其外而違其中是知存而不知韞玉也今名為儒而資小人者固多矣未聞以為者不善而遽欲廢周孔之教然則出家而庸鄙者人材之未至非佛道之咎也

九年傳奕七上疏請除佛法帝以其疏付羣臣雜議大臣皆曰佛法興自屢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棄廢宰相蕭瑀後梁明帝之子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畔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合掌謂之曰地獄正為此人設瑀音禹見舊唐史帝一日問羣臣曰傳

奕每言佛教無用卿等如何左僕射裴寂曰陛下昔創義師志馮三寶言登九五誓啟玄門今六合歸仁富有四海而欲納奕言豈不虧往德而彰今過乎帝復以疏頒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沙門法琳撰破邪論謂佛教徹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時域中之治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啟迪昏蒙利國非淺時秦王府記室虞世南為序以贊之明槩法師作決對論責奕謗佛僧八事有秦王府典儀李師政述內德論云勸善進德之廣六經所未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寤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

塵厥軌清邈而難蹈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櫓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政飲血茹毛之饌則先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早播而可降貝經晚至而宜替又死生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說釋氏之所明黃老之未喻也又慧乘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十異九迷之謬上覽諸沙門論議寤奕譽道毀佛遂有兼汰二教之意○五月下詔以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而寺觀鄰接屢邸溷雜屠酤非所以為垂教其僧道戒行虧闕者並令罷道精勤練行者並就大寺

觀居止供給衣食京師留寺三所觀一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六月唐申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不利於秦王秦王世民討殺之以秦王為皇太子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僧道詔○八月詔傳位於皇太子既即位嘗問傳奕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之事顯然卿獨不悟其理何邪對曰佛乃西方之桀黠無補國家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帝深惡其言云云後傳奕得惡病徧身糜爛號呌而死少府監馮長命夢至冥府多見先亡因問傳奕毀佛惡病而死今受何報答曰已開付越州為泥犁矣當時識者謂是

泥犁地獄也

善報記

太宗

世民高祖次子

正觀元年正月詔京城德行沙門並令入內殿行道七日廢天下僧尼三千人詔以皇家舊宅通義宮為興聖寺○詔沙門光智於大興善寺譯寶星經等五部左僕射房元齡等監護

二年三月詔曰朕自創義以來手所誅翦將及千人可皆建齋行道竭誠禮懺冀三途之難因斯得脫述曰或謂太宗手自誅殺真忍人豈殊不知隋為不道天將興唐太宗方問關於軍伍之中當梗化

害政適在目擊不亟翦去則有妨於機事奉天命以除殘賊非如桀紂無辜殺人貫盈罪惡之比天下既定仁心自存唯知佛法可為拯濟建齋行懺惠及幽闕蓋所以拔沈苦以遂有生真仁恕之君也

五月敕先朝忌辰並於章敬寺設齋行香永為定式
○七月詔京城諸郡僧道七日七夜轉經行道為民祈福以保秋成每歲正月七月視此為式

三年正月詔京城沙門每月二十七日行道轉仁王經為國祈福官給齋供
○三月詔密州師淨禪師至

京祈雨師結齋坐禪感天西北白虹晝見大雨通濟

○八月沙門玄奘上表乞往天竺求經
○十二月詔

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虞凡義士凶徒隕身戎陳者各建

寺刹招延勝侶樹立福田濟其營魄

老子載營魄注
心法者神明
之營魄也以稱朕矜閔之意

已上並見唐舊史歐陽新書刪去不存
四年正月敕上官繡釋迦佛丈六像奉安勝光寺設

千僧齋
○五月戰場建寺成敕羣臣撰碑破劉武周

於汾州立弘濟寺李百藥撰破宋老生於莒州立普

濟寺許敬宗撰破薛舉於幽州立昭仁寺朱子奢撰

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褚遂良撰破王世充於
邛山立昭覺寺虞世南撰破竇建德於汎水立茅慈
寺顏師古撰破劉黑闥於洛州立昭福寺岑文本撰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斷
刑纔二十九人天下大治帝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朕
行仁義既效矣因追念初平天下手誅千餘人不值
太平即以御服施諸寺命僧行懺事見舊史歐陽
新書並刪去之
鑑菴曰君舉必書故曰史史者所以記當時失得
之迹也以故惡如弑君必書醜如蒸母必書豈以
其醜惡而不之記邪是知修史者不沒其當時善

惡之事斯可為信史也昔范曄著漢書西域傳始
論佛法陳壽志三國則忽而不錄唐太宗修晉書
於沙門高行時有所取魏收於北史著佛老志李
延壽於南史作顧懽傳凡帝王公卿毀讚佛老者
莫不悉載其於二教之偏正優劣當年今日未嘗
不明識所歸歐陽氏之修唐書五代史也於佛老
之事則刪之夫唐書唐家之正史非歐陽之私書
也借使不足法論之可也豈當以已所不好而悉
刪之邪是知無通識者不足以當修史之任也天
佛法之取舍大較係乎人之好惡韓歐司馬始不

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詆訶及退之問道於大顛永叔聞法於圓通君實廣文中子之言而作禪頌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為賢為大聖是名佛菩薩禪頌六章見司馬公文集是三賢者始惡而終好之惜乎聞道之晚而其先出之言莫可收也吁佛法之取舍果在於人之好惡可不審乎哉

五年正月詔僧居道士致敬父母

正觀政要

○詔以

慶善宮為穆太后建慈德寺為皇太子承乾建普光寺敕沙門法常居之為太子授菩薩戒○十一月化度寺僧邕禪師亡上敬悼賜帛敕右庶子李百藥撰

碑更令歐陽詢書

今有收石本者文字殘闕藏以為寶

初波斯國蘇

魯支立末尼火祇教

祇火煙反胡神即外道梵志也

敕於京師建大

秦寺

波斯國在西海此云大秦

六年詔以東都

洛陽

龍潛舊宅為天宮寺○詔杜順和

上入見錫號帝心○八月七日章安禪師示寂于國

清異香滿室

七年中天竺三藏朋友來譯大乘莊嚴論李百藥序之云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為本於此不通未可知法○敕僧道停致敬父母○寒山子者隱居天台之寒巖時入國清寺有拾得者因豐干禪師於赤城路側

得之可十歲委問無家付庫院養之三年令知食堂
常收菜滓於竹筍寒山客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叫喚
快活寺僧逐罵輒撫掌大笑閭丘胤初為台州刺史
臨途頭痛遇豐干言從天台國清來為嬰兒治疾須
臾即愈胤問天台有何賢士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
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寒山文殊遁迹國清拾得普
賢狀如貧子胤至郡即詣國清問豐干院僧道翹引
至空房多見虎迹云禪師在日唯舂米供衆夜則唱
歌自樂又問寒山拾得引至竈前見二人向火大笑
胤前禮拜二人喝胤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
為二人即把手而笑走向寒巖更不返寺胤乃令道
翹於村墅人家屋壁竹石之上錄歌詩三百餘首傳
於世云

八年詔為穆太后建弘福寺車駕親臨自開佛眼○

尚書虞世南立疏曰弟子早年忽遇重患當時運心
著愈之日奉設千人齋今謹於道場供千僧蔬會以

斯願力希生生世世常無疾惱七世久遠六道怨親

並同舍願法帖○敕普光寺常法師入內殿為皇后授

戒○萊州奏高麗三國僧濟與新羅百濟為三國願入中國學佛

法飲覲虛實耳魏徵曰陛下所為善足為夷狄法所

為不善雖距夷狄何益於國詔許之

九年十月玄琬法師終於延興寺遺表有云聖帝方尊事三寶不應使沙門與百姓同科乞令僧有過者並付所屬以內律治之帝嘉納焉乃遣皇太子臨弔敕有司給葬具敕葬沙門自琬師始○十一月詔曰比緣喪亂

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人其令天下度僧居三千人有司詳定務取德業精明者以聞僧徒有假託醫巫左道惑眾造詣官曹屬致贓賄者朕在情持護必無寬貸諸犯過者宜令所司依準內律明為條制○詔曰老子李姓是朕之祖名位稱號宜在佛先沙

門智實法琳等詣闕申理詔不許駕幸洛陽實等復

抗辭固爭以道士雖冒宗老子其實導三張符水醮

錄之事

後漢張陵父子教民悔過合輸米五斗其後有張修張角效其法用符水以治病故世稱

五斗米道

不宜居釋氏上敕宰相岑文本論旨實等固不

奉詔帝怒杖實於朝堂民其服流之頰表而終有議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復回所以力爭者使後世知有僧耳聞者媿服

十二年尚書虞世南既卒上夢見之因詔曰世南德行純備志存忠益奄從物化良用悲傷昨因夜夢條觀斯人兼進讜言有若平生之舊可即其家造五百

僧齋佛像一軀以資冥福以申朕思舊之意舊唐史

十三年詔國子祭酒孔穎達沙門慧淨道士蔡晃入弘文殿談論三教淨講法華蔡晃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放光雨華為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曰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師言不出屑何所可領師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座如迷如醉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狐蹤道士神啓謂人為畜天情大說合座歡踊○方士秦世英諧法琳所著破邪論訕毀皇宗敕流益州而亡○有

西域僧來善咒術令人死復蘇帝令咒飛騎皆驗傳奕曰此邪術也請使咒臣咒之無所覺僧忽仆地若為物所擊者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者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及往見齒出角扣之應手而碎

述曰夫咒以中道為體持善遮惡為用此大聖祕密化物之法而持是法者必惟其人故蘇婆呼童子等經云諸咒皆有部主明王諸威德鬼神以為之護部主如釋迦佛及觀音菩薩明王即持明然仙王威德神即金剛神藥叉將諸護咒神然明王部主慈悲覆護於彼咒師不見其過至於諸

惡毒鬼見有為利養詐解持誦者見彼癡人繆執金剛杵便生嗔怒即害彼命云云今觀西僧不知持善遮惡之義而欲以區區咒術遠求東上咒灰為功邀名人主有利欲之心無沙門之行是宜護咒鬼神乘怒以斃之耳咒騎兵死咒傳奕不死奕小人謗法罪在泥犁非奕能拒咒也此事至秘唯探索咒部者能知之佛舍利齒骨一切物不能壞彼婆羅門所攜之齒恐非佛真用羚羊角以碎之或金剛石偽為之物雖足以成傳奕博物之名而終不能知吾佛金剛不壞之體世好黨奕而不知義故

為辯之庶幾乎免謗法之辜而救淪墜之苦也

詔曰遺教經者是佛臨涅槃時所說誠教弟子甚為詳要末俗縉素不知崇奉永懷聖教用思弘闡宜令有司多寫經本付京官刺史各一卷若見僧居業行與經不同者公私勸勉必使遵行

文館詞林

述曰太宗知務僧之本在於遺教故能戒有司寫經本令公私相勸俾免於過其有得於仁王護法之心也

十月杜順和上坐亡於義善寺有弟子詣五臺禮文殊方抵山麓見老人語之曰文殊今在終南山杜順

和上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往

十五年善導法師至西河見綽禪師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喜曰此入佛之津要也修餘行業迂濶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至京師擊發四部三十餘年般舟行道造彌陀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滿長安中並從其化有終身誦彌陀經十萬至三五十萬卷日課佛名一萬至十萬聲者師念佛時有光明從口出後高宗朝賜寺名曰光明云

十六年上幸弘福寺為穆太后追福自製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謂寺主道懿曰朕頃以老子是朕先宗

故令居釋氏先卿等能無憾乎對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詎敢有怨上曰佛老尊卑通人自鑑豈一時在上即以為勝朕宗自柱下故先老子凡有功德僉向釋門往日所在戰場皆立佛寺太原舊第亦以奉佛初未嘗創立道觀存心若此卿等應知

十七年蘄州黃梅四祖道信禪師四徵不起乃旣賜珍繒以旌其道○敕衛尉丞李義表黃水令王元策使西域遊歷百餘國至毗離邦城東北維摩室元策以手板量之縱橫得十笏因號方丈復登耆闍崛山刻碑紀唐威德○八月原州奏昌松縣鴻池谷有五

石青質白文曰高皇海出多子太平天子李世民千
年太子李治七佛八菩薩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

昌大聖延四方

云云

十一月遣使以玉帛詣鴻池谷祭

謝靈貺

舊史在本紀新書移入五行志案錄異記涼州刺史李襲譽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文凡

一百十字其畧云高皇海兩子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王千年太子治書燕山人士同主尚王譚冀文通千右大王五王七王十五王鳳手才子武文貞觀昌大聖四方上下萬治忠孝為善教禮部郎中柳逞馳驛檢覆並同所奏

述曰高祖之順承天命也以沙門景暉有預記乃
立像造寺建齋禁殺遽遽然無敢後一旦感傳奕
之妖言遂欲以佛法為無用而沙汰之既而內難

卒發詔已下而不行太宗臨朝大弘斯化鴻池瑞
石識文昭然觀其屢朝譯經列聖製序建仁王之
高座注般若之真乘受戒講經問道聽法鑄像建
刹試經度人斯皆天性與能起於伯稟誠知此道
有助國救世之功為修身治心之法故與孔孟
之學並行而不悖也至言其歷代尊僧之禮則於
古為尤異故崇其位則不使稱臣重其德則加之
爵秩分亡物則悉依僧律罰有過則唯稟內科自
非石識所謂七佛八菩薩之出應世間為能相繼
崇尚之不絕乎

十八年岑文本為中書令文本少時常念法華普門品曾乘舟吳江舟覆人盡死文本沒水中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既而隨波涌出至岸獲免後於家設齋一僧後去謂之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災終逢太平致富貴言訖不見及文本就齋復於食椀得舍利二十九年正月玄奘三藏自西天還長安留守房玄齡備釋部威儀迎置弘福寺是日有五色雲覆經像上二月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問西域事迹詔撰西域記所歷百國山川風俗前史所未聞也詔就弘福寺同沙門道宣等翻譯

二十年七月奘法師表上新譯菩薩藏經顯揚聖教論等凡五部請帝製序○詔法華智威禪師備四大師朝散大夫威前身是陳僕射徐陵聽智者講經因立五願一臨終正念二不墜三途三人中託生四童真出家五不墮流俗之僧後生縉雲朱氏年十八將納婦路逢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違昔誓因示其五願師聞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章安為師咨受心要即證法華三昧

二十二年上幸坊州玉華宮召奘法師既至上曰朕在京苦熱故就此山泉石之涼憶見法師故遣相屈

此日所翻何經樊曰近譯彌勒瑜伽師地論帝宣論
親覽謂侍臣曰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
九流典籍猶汀滢方演渤耳滢音瑩汀水也世言三教齊

致者此妄談也因敕有司寫新譯經論頒賜九道總

管時分天下御製大唐三藏聖教序以冠其首今時

為九道行其文首云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即此序也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

後序二序具在藏經之前上自是平章法義不輟於日敬待法

師親於家人嘗問師曰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對曰弘

法須人度僧為最帝說○九月詔京城諸郡各度僧

每寺五人凡度一萬七千人○十月車駕還京師敕

於北闕大內紫微殿西建弘法院命樊法師居之選

名德七人以從晝則陪御談玄暮則歸院翻譯上令

翻道德經為梵文以遺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大

殊安用佛言用通老義且老子立義膚淺五竺觀之

適足見薄遂止○四祖信禪師居破頭山有老僧號

栽松道者請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老矣使有所

聞何能廣化能再來吾尚可待乃去行水邊見周氏

女浣衣揖求寄宿歸而孕父母逐之曰庸紡里中夕

宿衆館及生一子棄水中明日見泝流而上氣盛體

潔遂舉之常隨母乞食見四祖於黃梅道中祖語其

母令出家是為弘忍禪師嗣居東山大行其道衆館
後為佛母寺東禪有佛母冢林間錄四祖登廬山絕頂
望破頭山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以問大衆
弘忍曰莫是和上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如是
登傳○十二月皇太子為文德皇后建慈恩寺擇京城
大德五十人以居之各度侍者六人敕太常九部樂
奉迎梵本諸經瑞像舍利五十大德入寺帝御安福
門樓執鑪致敬

二十三年四月上幸翠微宮召奘法師陪從上歎曰
與法師相見恨晚未盡弘法之意五月上崩

高宗

治太宗
第九子

永徽元年詔天宮慧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大夫

二年九月四祖信禪師安坐而逝塔於東山黃梅寺
明年四月八日塔戶自開儀相如生門人不復敢閉

○法華威禪師為天宮慧威禪師說止觀法門○常

州安國寺沙門善伏每為衆說法嘗云行慈不殺佛

教之都門若奉教而不能行是猶講禮而為倨傲也

又嘗勸人修六道供以人先亡者無越此途

高僧傳

三年奘法師請於慈恩寺建浮圖藏西天舍利經像

○中天竺沙門無極高至長安譯陀羅尼集經時那

提於慈恩寺譯經地婆訶羅於弘福寺譯經一時宣
譯皆極其選法門榮之

四年日本國遣沙門道照入中國從奘法師傳法
六年初奘法師譯因明論尚藥吕才作解頗毀之法
師慧立致書於左僕射于志寧以斥吕才太常博士
柳宣劾才妄舉有旨令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就
法師禮悔○罽賓國佛陀多羅於白馬寺譯圓覺經
○會稽永欣寺有異僧來碧眸清瘦自稱我即康僧
會言訖立化寺衆驚異乃漆其軀而事之祈禱立應
顯慶元年正月立代王弘為皇太子敕為建僧齋五

千員於慈恩寺○敕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
兼譯經潤文使○三月上御製大慈恩寺碑成奘法
師上表稱謝○五月奘法師疾上遣御藥蔣孝章療
之師因附奏二事一者正觀以老子名位在佛先曾
面陳先帝許從改正二者永徽初敕僧道有過情難
知者可同俗法推勘邊遠官司動行枷杖虧辱法門
上曰佛道名位事在先朝尚書平章若僧用俗法即
遣停罷○十一月武后生皇子神光滿室賜名佛光
王即中宗也踰月詔於奘法師寺出家落髮授歸戒歸依三寶
又授五戒

二年敕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樓臺廊廡四千區詔
道宣律師為上座神泰法師為寺主懷素為維那宣
律師居西明作續高僧傳三十卷起梁天監訖唐正
觀○敕僧道無得受父母尊長拜○金陵牛頭山法
融禪師示寂師得法於五祖為牛頭第一世應橫出
一枝佛法之記○西天寶掌禪師坐亡於婺州浦江
寺計其壽一千七十二歲當周威烈王十九
年生在七國之時
三年詔沙門義褰道士黃順等入宮談論道士李榮
立本際義往復數四理屈語塞帝令黃門引榮退席
賜褰帛以賞之○日本國遣沙門智通入中國求天

乘法

四年詔僧道入合璧宮論議法師會隱立五蘊義神
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榮茫然不知乃更立道生萬
物義法師慧立反覆詰之榮語屈而退○詔以坊州
玉華宮為寺命獎法師居之師譯大般若經歷四年
而成凡六百卷又般若心經及諸經論共七十五部
五年詔迎岐州法門寺護國真身釋迦佛指骨至洛
陽大內供養皇后施金函九重命宣律師送還法門
寺○西京勝光寺沙門孝贇親姻往來數以寺果啖
之未幾得嘔血之疾自云每欲疾作見赤衣使者將

往黑林中大風吹散肢節頃之又引向臺觀上一人儀容可畏厲聲責之曰何得以寺家果飼親姻言已而失贄懼即計直償衆僧月餘乃免

述曰佛立禁戒凡僧藍錢穀蔬果器具屋廬田山是為十方僧衆常住之物非已可得私用苟掩以爲私雖四錢已上則便成盜罪終不免淪墜之報今於孝贄果啖親姻之責表而出之則於盜用錢穀盜伐林木之罪為可見矣可不警之

龍朔元年王元策進西天所得佛頂舍利

二年敕會昌沙門會贖詣五臺山禮文殊真容衆見

金光滿殿空聲讚云善哉○西蜀沙門會寧自南海附舶至訶陵國遇沙門智賢齋涅槃後分自師子國來即與對譯成文二卷

三年中印度沙門福生於慈恩寺譯莊嚴王經等三部

麟德元年二月契法師令衆念彌勒佛右脇而逝是夕有白虹四道貫井宿直慈恩寺塔帝哭之慟廢朝五日顧左右曰國寶永失可為痛心敕用佛故事金棺銀槨五詔褒恤葬於湍水之東四方會葬者百萬

乾封元年封岱嶽車駕幸亳謁老君上尊號曰玄元
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后幸魯祠孔子追封太師

二年十月三日宣律師於終南山順寂衆聞天人同

聲請歸彌勒內院嘗於淨業寺建石戒壇為岳瀆沙

門再受具戒有長眉僧來謂之曰

即住世
寶頭盧

昔迦葉佛

曾此立壇師乃撰壇經行於世師初在西明寺中夜

行道足跌前階有聖者扶其足師問為誰荅曰北天

王太子那吒奉命來衛師曰太子威力自在天竺有

可作佛事願為致之太子乃以所寶佛牙授之師夜

捧行道盡藏地穴唯弟子文綱知之又與天人廣問

律相及西天聖迹凡三千八百事號天人感通傳天

人費氏曰四王各有八將護出家人北洲少有佛法

餘三洲佛法大弘東西洲煩惱難化南洲雖多犯罪

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囑四天王若不護破戒誰當

行我之法故四王雖見毀禁慙而護之見行一善萬

過不咎

總章元年詔百僚僧道會百福殿議老子化胡經沙

門法明排衆而出曰此經既無翻譯朝代豈非偽造

舉衆愕然無能應者乃敕令搜聚偽本悉從焚棄

咸亨二年沙門義淨自南海附舶往西竺求經○西

京法海寺神英禪師獲吳僧義濟所藏梁武水陸齋儀依法修設感秦莊襄王張儀陳軫列國君臣見形

致謝

詳見光顯志

三年勅洛陽龍門山鑿石龕盧舍那佛像高八十五尺○五祖弘忍禪師以法傳行者慧能能初至祖問何來荅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謂曰著槽廠去乃入碓坊抱石而表經八月五祖俾衆各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衆神秀居第一座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能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至夜倩童子至壁間書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用拂塵埃五祖知之夜令人召能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并所傳袈裟用以表信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南邁時道明上座聞之追至大庾嶺能即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明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能曰我今說者即非

密也返照自己密在汝邊明乃禮謝而回

四年詔萬回禪師入宮供養萬回闕鄉人

扶云反在弘農湖縣

姓張年方十歲其兄萬年戌遼東毋程氏憶之飯僧

祈福裹齋餘出門際晚持兄書歸毋方知其神異以

往回萬里人因呼為萬回哥哥後剃髮著褐衣為沙

門

上元元年召隱士孫思邈入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

問佛經以何為大思邈曰無若華嚴上曰近契法師

譯般若六百卷何不為大思邈曰華嚴法界一切

門於一門中可演出大千經卷般若乃華嚴中一門

耳於是帝始持華嚴是歲思邈求還山乃入終南隱

居篤志佛典前後寫華嚴經七百五十部

此經是晉譯六十卷

者先生既長壽若一年手書十部則八十年中可足七百五十部矣

山宅為佛寺年一百五十歲盧照鄰稱邀高談正一

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

見華嚴感應傳及唐

本思邈居終南與宣律師善時大旱西域僧於昆明

池結壇祈雨七日水縮數尺有老人夜詣師求救自

稱池中龍師曰可往求孫先生老人至其室思邈曰

吾聞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汝能傳之吾當救汝

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事急矣俄捧方至前

思邈曰汝還無慮是池水漲溢思邈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置一方世不得而別

西陽雜俎

案湘山野錄云國初成都有僧誦法華有功一日

山僕來請入溪嶺見跨溪一閣僕入報出謂僧曰

先生請師誦經至寶塔品先生野服藜杖兩眉垂

肩焚香揖聽而入設林飯杞菊若甘露觀一

緩音還

虞書其罰百緩一曰金六兩為僕送至中途問先生何姓名僕曰姓孫復於僧掌書思邈字僧方嗟

駭僕忽不見復回尋索三日竟迷路歸視觀乃金錢一百由茲一饒身輕無疾唐史言百五十歲野

錄請誦經時在國初則又三百年矣

儀鳳元年中印度沙門日照至京師譯方廣大莊嚴經等十八部○初闍賓沙門佛陀波利至五臺禮文殊遇老人曰此土人多造惡佛頂尊勝咒為除罪祕方可還西取經流傳忽不見波利遂還至是取經來上帝令杜行顥與日照共譯留經於內波利泣曰志在流布何得自祕帝乃以梵本還之波利遂於西明寺與沙門順貞重譯畢持梵本入五臺不復出○行者盧慧能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禪師為其落髮請智光律師於本寺臨壇授滿分戒此壇是宋求那跋

摩造嘗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又梁真諦於壇側植二菩提樹記云百二十年後有大士於此樹下說無上道及師於此樹下大開東山法門宛符先記明年歸韶州曹溪寶林寺

二年初杜行顗所譚尊勝經遇國韓皆避之以世尊

為聖尊救治為救除

太宗諱世民高宗諱治

上曰佛經之言豈

當避諱乃敕令改正

○國清寺僧知瓌為直歲將常

住布十端與始豐縣丞李意及

天台縣在隋唐時為始豐

還瓌死作寺家奴背有智瓌字既而丞亦死亦作寺

家奴背亦有李意及字

見冥祥記

述曰今時勢家多以恩例冒占寺院子弟幹僕並緣為姦取寺山造冢是陷父母於不義之地而錢穀竹木四時誅求視以為常不思他日地獄酬償之苦為儒為官不幸而負此見識以是教其子以是責其僕小得而大失可不自警哉李意及為寺家奴特其報之輕者今故表出之以為好作重過者之戒

三年老君降於北邙山之清廟勅道士隸宗正寺班在諸王之次令貢舉人兼通老子道德經

述曰自有佛以來世稱佛老立文為次吳闕澤稱

道事天。天事佛。隋李士謙論三教優劣。謂佛曰。道月儒五星。魏收撰北魏佛老志。皆先僧而後道。其義已定。太宗謂老子李姓。是國之祖。遂令居佛上。違理失禮。豈老子意邪。太宗明君。亦有時而愚乎。至高宗。以道士隸宗正。違理失禮。其愚尤甚焉。厥後武宗尚道。廢佛。皆二君教其愚也。

調露元年。汾州啓福寺主惠澄。染患牛吼。而終寺僧長寧。夜見澄來。形色顛顛。云為互用三寶物。受苦難言。諸罪差輕。唯用伽藍物。為至重。願賜救濟。寧即為誦經懺罪。月餘。復來云。承利益已得。息苦。別居一處。

但未知得脫之日

述曰。為沙門而不明因果。私取常住之物。以適己用。用者受者。均被其苦。輕則為牛畜。奴役重則受鑊湯鑪炭的論。其報可不痛哉。至於權門要路。復不知果報之為何義。以故甘受愚僧之餌。而不悟其非。占山為墳。賣帖住院。若主若客。皆入罪門。若此之流。深足鄙耻。

永隆元年。沙門智運。於洛陽龍門山鑄石。為一萬五千佛。

永淳元年。十一月。慈恩法師窺基。示寐。勅諸寺圖形。

以祀師稟獎法師瑜伽師地唯識宗旨號百部論主
世宗為慈恩教其師傳戒賢三時教一
有二空三不有不空教

二年西明寺沙門道世宣律師之弟也嘗以教藏淵
傳學者難觀因撰法苑珠林一百卷分門類事覽者
便之

則天武后

聖初入宮名才人太宗崩出為感業寺尼
高宗諸寺行香是之納後官拜昭儀次年

再為后弘道元年高宗崩皇太子即位是為中宗光
宅元年廢中宗為廬陵王武后自聽政○聖照同武
后自製此字

垂拱三年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來

永昌元年義淨三藏將梵本寄室利佛逝國述南海

寄歸傳求法高僧傳以是年回廣州冬復往佛逝國

○揚州白塔寺沙門道昶掌知僧物自在侵用忽有

冥官數人白日入房曳昶下地欲斷其頸昶驚叫乞

命官厲聲言合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放汝活昶叩頭

言不敢違命即聲鐘集眾罄捨衣物造像設齋冥官

三日復至見昶一鉢一納不言而去昶自是進修卒

成明行

載初元年勅沙門法朗九人重譯大雲經並封縣公

賜紫袈裟銀龜袋

賜紫始此

二年勅僧尼依舊立行道士女冠之上○勅荊州神

秀禪師入京行道座三朝皆禮為國師五祖○于闐

國沙門天智譯造像功德等六部

如意元年勅斷天下屠釣

二年天宮威禪師為左溪朗禪師說止觀法門○北

印度沙門寶思惟譯文殊一字咒經等七部南印度

沙門法希譯寶雨經等十部○絳州二童女依尼師

出家居誦華嚴一日坐亡二女失望旦旦詣墳號泣

三年忽生蓮華五莖於土郡以上聞則天勅檢華根

出自舌上乃召二女入內親為落髮令居天女寺○

始令佛經製亡字為如來吉祥萬德之所集音之為

萬華嚴音義作大周長壽者蓋武后嘗改唐稱周年號長壽後改為如意案翻譯名義引纂要云如來胃臆有大人相形如

臥字名吉祥海雲又作礼是吉祥勝德之相由髮

右旋而生似卍字臥礼是西土字卍字萬方是此

土字同呼為萬

延載元年勅天下僧尼舊隸司賓即鴻臚寺今改隸祠部

以佛教有護國救人福解厄之○波斯國人拂多誕西海大秦國人持二宗

經偽教來朝

述曰太宗時波斯穆護進火祆教救建大秦寺武

后時波斯拂多誕進二宗經厥後大厯間荆揚洪

越等州各建摩尼寺此魔教邪法愚民易於漸染
由屢朝君臣當世名德不能簡邪正以別同異故
其法行於世而弗禁虐是蓋西土九十五外道之
類歟○良渚曰準國朝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
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衆者以左道論罪二宗
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
等不根經文者謂佛佛世戀師佛說啼淚大小明
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
其法不茹葷飲酒晝寢夜興以香為信陰相交結
稱為善友一旦郡邑有小隙則馮狼作亂如方臘

呂昂輩是也其說以天下禪人但傳廬行者十二
部假禪若吾徒即是真禪有云菩提子達磨栽心
地種透靈臺或問終何所歸則曰不生天不入地
不求佛不涉餘途直過之也如此魔教愚民皆樂
為之其徒以不殺不飲不葷辛為至嚴沙門有為
行弗謹反遭其譏出家守法不可自勉

京師有女人自稱聖菩薩太后召見之所言皆驗時
大安禪師至太后延入宮令女見之大安曰聞汝善
觀我心安在荅曰在塔頭相輪鈴中尋復問之曰
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曰在非非想天

皆如其言太后忻悅大安乃復問之女不知荅安斥之曰我心置阿羅漢地汝已不知若至菩薩諸佛地何由可知女辭屈慚懼變作牝狐下階而走

廣異記

證聖元年太后以晉譯華嚴處會未備遣使往于闐國迎實又難陀於東都大徧空寺與菩提流志重譯

晉譯六十卷七處八會新譯八十卷七處九會

沙門復禮綴文法藏筆受弘

景證義成八十卷御製經序譯場初啓甘露天降內

治生蓮一莖百葉

華嚴感應傳云人間華十餘葉天華百葉淨土華千葉

萬歲通天元年遣使賜六祖能禪師水精鉢摩納衣白氎香茶勅詔州守臣安撫山門○洛陽弘道觀主

杜義乞為僧賜名玄嶷賜夏三十臘勅住佛授記寺嶷機甄正論以尊佛教

述曰佛制受戒以先後為次序今玄嶷以新戒而居三十夏僧之上雖曰國恩實違佛制厥後劉總賜五十夏梁令因加三十臘皆本於此目之非法也

福先寺沙門慧澄乞依前朝毀老子化胡經勅秋官侍郎劉如璠八學士議之皆言漢隋諸書所載不當除削

述曰唐藝文志有八學士議狀一卷雖據漢隋諸

書存化胡之說而不知王符偽造之為非詳論在
中宗神龍初元

詔嵩岳慧安禪師入禁中問道

五祖旁出

○詔沙彌法藏

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
成蓋都講以聞有旨命京城十六德為授滿分戒賜
號賢首詔入大徧空寺佐實叉難陀參譯華嚴

聖歷元年五月義淨三藏自西竺還車駕御上東門
迎勞詔以所奉金剛座佛真容舍利梵經置佛授記
寺道場集衆翻譯

二年十月勅法藏法師於佛授記寺講新譯華嚴經

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地皆為震動即日引對長生
殿敷宣玄義指殿隅金師子為譬后豁然領解封師
為賢首菩薩戒師集其言曰金師子童學者尊稱為
賢首教云○華陰鄧元英有親故暴亡七日復蘇報
元英驚見冥道官吏將追君父宜急修功德以禳之
元英驚問修何功德可免此事曰急寫華嚴經一部
元英遽買紙向鄰寺多召經生未逾旬日經已寫畢
竟免斯厄復於母墳地產一華於冬月枯莖中后異
之勅賜立孝門以加旌表

久視元年四月詔敕天下僧尼日一錢作大像於白

房部祈念藥師如來遂蒙降祉因命師譯藥師七佛經上自筆受師譯經凡五十六部○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貶高州至南海遇印度沙門般刺密諦遂止制止寺譯大佛頂首楞嚴經融為筆受○九月初明堂大赦詔曰如聞道觀皆畫化胡成佛之相諸寺亦畫老君之形兩教尊容互有毀辱深為不然自今並須毀除其化胡經屢朝禁斷今後有留此偽經及諸記錄有言化胡者並與削除違者準勅科罪弘道觀者桓彥道表留化胡經勅曰朕志在還淳情存去偽頃以萬幾之暇尋三教道德二篇之說空有二諦之

談莫不敷暢玄門闡揚妙理何假化胡之偽方盛老子之宗義有乖違事須除削

述曰永嘉謝守灝述老君實錄引諸書言老子數數下生商高宗時生於亳州乘鹿升天

也一商紂時

降於岐山至周武王為柱史昭王二十二年度關

授尹令道德經西遊不反

也二昭王二十五年復降

於蜀李本官家二十七年與尹子會于成都青羊

肆往西域化胡於于闐國升天

三也巳上並實錄引守灝孝宗時人

林靈素史記定王三年生於楚苦縣為柱下史孔

子朝周問禮敬王元年入關為尹令說道德五千

言與尹子西之流沙也。此前後降生事跡不可言。無昭定兩時皆說為尹令說道德經。若取孔子同時則且以後文為正。

議曰：駁化胡之偽。有九說。烏史記老子傳著書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本傳注引列仙傳云：尹喜老子俱之流沙。莫知所終。今刊行列仙傳乃於流沙下增化胡二字一繆也。尹子作老子西昇經云：聞竺乾有古皇先生。吾之師也。今寶錄不欲師佛。乃改為吾之身也。二繆也。化胡經說老子至罽賓。化胡剃髮。當昭王二十七年。是時佛生。方二歲。世間

未聞有佛。不應罽賓有剃髮事。三繆也。偽經又言老君勅尹子化丈六金身。名曰佛陀。為胡王授五戒。本云化胡。今乃化尹子成佛。四繆也。偽經言浮圖寂滅。永為陰靈。神仙飛升。長生不滅。本云化胡成佛。不應讚仙毀佛。五繆也。偽經言老君命梵天煩陀王。以二莊時下生。為佛釋迦。本降自兜率天。當昭王甲寅歲。既無煩陀之稱。又非梵天而降。六繆也。偽經言尹子化舍利弗。賓頭盧。善女天。九十五種等。此諸人自是釋迦弟子。不應云尹子所化。造偽經者。亦不知舍利弗為何義。七繆也。寶錄妄

謂弟子守佛冢者為喪門羅什改作桑門沙門老
君遣北斗降魔故稱穢迹金剛又謂仙道為教外
別傳此皆假竊佛經妄立議論八繆也實錄不識
佛壽長遠見光明經壽命短促方八十年不知何
義便取此言譏佛滅之速九繆也老子下為法師
上為天主一切諸天無不事佛今道家雖欲尊道
重天而立論失理反成謗佛之咎可不畏哉昔王
符偽造此經死墮地獄閻王訶云世間偽經毀盡
汝罪方脫今人撰實錄者方盛引偽文甘與王符
同一受罪可不悲哉偽經諸說略見
所引更不別錄北朝魏孝明

唐高宗中宗屢朝毀除顯是偽說獨武后朝八學
士議不能區別尚須細評故世欲存老子化胡者
當作二說一審其時二據其文何謂審其時須知
佛生於昭王時老子生於定王時至景王時孔子
朝周問禮於老子此時在佛後三伯年可言有佛
可言化胡何謂據其文列仙傳云老子尹子俱之
流沙古本無
化胡字漢襄楷傳云老子入夷狄為浮圖之
化晉高士傳魏典略西戎傳皆言老子化戎俗為
浮圖隋史西域傳魏宋雲西行記唐太子實錄皆
言于闐有毗摩寺是老子化胡處唐則天時沙門

慧澄乞毀化胡經敕劉如肅八學士各為議狀皆言漢隋諸書所載化胡是實不當除削今詳諸書言老子入西域止在于闐蔥嶺之東正是胡鄉無可疑者若欲實其事則當為之語曰老子本迦葉尊者釋迦遣化東土先說世間道德五千言以熟機緣義見大藏家模因緣經并輔行後及西域以佛道勸化胡俗令成佛道如此言之方為合理昔王符據諸書造經若獨引于闐胡地之國猶可取信至廣說屬實維衛不識此是梵種胡梵相去二萬里豈當混濫如此偽說敗績不少前列九繆有能立難者吾當

截舌以謝

二年敕萬回禪師賜號法雲公圓通大士○北宗神秀國師示寂於東都天宮寺謚大通禪師師得法於五祖自武后朝召居內道場至帝禮以國師宰相張說問法執弟子禮○二月敕造聖善寺沙門慧範補正議大夫封上庸郡公法藏慧珍九人並朝大夫封縣公官給奉祿一同正員奉音鳳俸俗敕菩提流志於佛光殿譯經上御法筵親臨筆受百僚侍坐妃后同瞻○五月賜嵩嶽慧安國師紫摩納衣度弟子十四人後三年亡壽百二十八歲○詔七朝忌辰於內殿設

齋行香○聖善寺成敕上庸公慧範如銀青光祿大夫充寺主沙門萬歲加朝散大夫封縣公充都維那沙門廣清檢校殿中監充功德使

三年敕高安令崔思亮往泗州迎僧伽大師師西域何國人高宗時來洛陽行化至泗州城民賀跋捨宅為寺師令掘地得碑云齊李龍捨宅建香積寺又獲金佛師曰普照王佛也因名普照王上以天后諱改普光王師既至尊為國師出居薦福寺帝及百僚皆稱弟子度弟子慧儼慧岸木叉御書寺額○敕文綱律師入大內安居行道○敕菩提流志於西崇福寺

譯寶積經修文館學士武平一充翻經使廬藏用等潤文○詔律師道岸入宮為妃主授歸戒帝至諸師皆避席岸獨長揖帝高其操命圖形于林光宮為之御讚

四年三月三日僧伽大師坐亡敕於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詔令送歸泗州俄芬芳帝里上問萬

回僧伽何人曰觀音化身也○五月大旱敕菩提流

志於崇福寺結壇祈雨三日大澍時音注雨○詔於化度

寺設無遮大會○菩提流志進新譯經帝於林光殿

賜齋觀沙門議論敕畫工張訓圖翻經大德及衆學

士于殿壁親製讚辭

睿宗

旦高宗第八子

景雲元年高祖舊第興聖宮有柿櫨枯瘁歲久至是重榮乃大赦天下賜百官封爵普度僧道三萬人帝初受內禪請法藏法師從受菩薩戒

二年敕菩提流志同法藏塵外等於北苑甘露亭譯大寶積經宰相張說右丞盧藏用博士賀知章中書侍郎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侍中魏知古潤文監護○敕貴妃公主家始建功德院○法雲公萬回坐亡贈司徒號國公救葬西京香積寺回當則天朝廷入禁

中賜錦衣令宮人給侍莊惠太子生則天抱示之回曰此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安樂公主怙庸后將謀逆回遇之途望塵唾之曰腥氣不可近後安樂果被誅玄宗在藩謁之回撫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睿宗為相王每出回告市人曰天子來矣

先天元年西天沙門婆羅請然燈供佛帝御延熹門臨觀燈輪高二十丈點金銀燈五百盞望之若華樹○菩提流志等進新譯寶積經百二十卷御製聖教序以冠經首○十一月賢首法師法藏士贈鴻臚卿樊神和原

二年敕採訪使王志愔應諸郡無敕寺院並令毀拆
初沙門慧雲望隋河北有異氣乃入汴州至司馬園
池見水中有上天宮闕欲謀建寺乃化緣鑄丈六彌
勒像貿鄭景宅為院掘地獲碑云北齊天保六年立
建國寺因名曰建國志愔至雲禮像泣告像忽放光
志愔以事聞帝亦預有瑞夢與所奏冥符以自相王
龍飛因賜名大相國寺○八月能禪師於新州國恩
寺坐亡反葬于韶州曹溪而建塔焉世稱六祖

玄宗

隆基唐
宗三子

開元元年敕以寢殿材建安國寺彌勒佛殿

二年正月自中宗以來貴戚奏度人為僧富戶彊丁
多削髮以避徭役紫微令姚崇上書請禁度僧言佛
不在外悟之由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
上從之命有司沙汰僧尼偽濫者萬二千人並令還
俗敕百官毋得創寺民間毋得鑄佛寫經須者就寺
贖取○二月敕僧道致敬父母四月罷致敬

述曰自晉成帝至隋煬凡四詔沙門致敬王者遠
法師謂袈裟非朝宗之服瞻法師謂僧無敬俗之
典遂寢其事自唐太宗明皇凡二詔僧道致敬父
母既時停罷然不聞當時以何為議豈不曰若稽

之佛典出家之士尊居三寶為世福田尚使父母
反拜豈當違佛制而徇一時之立法停罷之議不
出此義自明皇至我朝無復為此非議者矣

三年詔一行禪師入見帝咨以安國撫民之道及出
世法要稱為天師之天子帝問國祚何如對曰鑒興有
萬里行社稷終吉以金合進曰至萬里即開視乃當
歸少許耳祿山之亂帝幸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
識洗然忘憂終吉者至昭宗而絕以魯封吉王也
四年西天無畏三藏來先是睿宗聞師名遣將軍史
獻出王門迎候至是帝夢異僧來謁命圖其容于壁

及師入見與壁像不異帝說歸內道場居之尊為教
主師諱出毗盧遮那等經密教一宗於茲為盛○日
本國遣沙門元昉入中國求法

七年西天三藏金剛智偈南海至廣州來京師召見
敕居慈恩寺智傳龍樹伽密教所至必結壇灌頂
度人禱雨禳灾尤彰感驗○長安因極寺沙門慧日
遊西天還進佛真容梵夾召見內殿說法開悟帝心
賜號慈愍三藏法師所經七十國往返二十年○三
月長者李通玄以華嚴大經諸家疏義繁衍乃持新
諱經往太原高山奴宅造論經三年日食十棗栢葉

餅一枚世號棗栢大士將齋經往韓莊忽見一虎當道長者以經置其背引登方山土龕處其中室無燈燭口出白光炳照製作有兩女子日供食一盤及紙墨坐亡之日白光自頂上徹太微所造論四十卷藏中有長者事迹一卷

八年北天竺不室三藏循南海至京師於慈恩寺傳瑜伽大法於金剛智○五月京師人多疫病醫王常老師施藥以救無不瘥師每存心發願人觀之者病為上聞之召愈見禮為藥王菩薩老師者疏勸國人西域常衣毳袍腰懸數百胡盧項紉巾持黎杖一黑犬同行自云已五百年堯舜殷湯周秦漢唐凡七度化身來救貧病其犬一日化為黑龍背負老師冲天而去

九年詔一行禪師造大衍歷邢和璞謂尹愔曰漢洛下閎云後八百年當差一日音又必有聖人出而正之今一行造歷正其差謬洛下之言信矣後六年亡謚大慧禪師○于闐沙門智嚴來譯經四部○姚崇薨遺令云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汝曹勿効無知子追薦冥福

述曰佛道何在必於伽藍經像沙門奉法之徒以

寓見之而後可以行清淨慈悲之化崇不知此道而且獨任虛理以飾陋見故其當軸也則禁度僧創寺鑄佛寫經其屬纏也則遺令戒兒曹勿舉佛事使得君如魏太武以逞其堅僻之志則亦當時一崔浩不令之終也

十四年日本國沙門榮睿普照至揚州奉國主命以僧伽梨十領施中國高行律師鑒真受其衣感外國有佛種遂與睿等附舶而東既至王迎勞之館於毗盧遮那殿請其授歸戒夫人羣臣以次稟授日本律教始行於此

十五年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之功德移入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閉公私望風凡大屋大像亦被殘毀敕下豫州新息令李虛方醉而州符至大怒約胥正敢毀拆者斬虛行事多違戾非有意全佛屋也後病死既歛聞棺中指戛聲母但聞之乃生時暑月身頗瘡爛月餘方愈自言初為兩吏拘至王庭見前新息吏亡經年矣謂虛曰長官殺害為心今當受報虛聞大懼請赦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天不合此間追攝王若問但以此對頃之見王有人持一通案吏讀曰李虛專學割羊腳合杖一

百仍割身肉虛曰去歲敕毀佛堂虛界內獨存之頭
此功德以折前罪王驚曰審有此不吏白有福簿在
天堂王令檢之吏讀曰去年毀拆佛堂新息一縣獨
存合折一生無數罪惡延年三十言畢罪簿火出焚
之略盡乃敕兩吏送還後三十無疾而終唐太平記○菩
提流志亡年百五十六歲謚一切徧知三藏贈鴻臚
卿○房琯為盧氏宰道士邢和璞與之出遊過夏口
入廢寺坐古松下使人掘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
永禪師書畫謂琯曰頗憶此邪琯恍然悟前身為永
師也○遂州任善病亡同數俗人一僧俱至閻王所

僧曰常誦金剛經王即合掌忽有五色雲迎僧升天
冥官謂善曰汝亦曾誦二十一徧即令放還又漣水
趙壁入京舉選路逢亡妻言今在冥司受罪不可言
我衣裝在阿家處可取賣造金剛經一部壁如言始
及半卷因過墓所見老稱是地主曰汝妻昨日已得
生天金剛感驗錄

十七年敕天下僧尼三歲一造籍

供帳始此

述曰出家學道要在從師受戒為之制初未嘗掛
名於官籍自漢明至唐初莫不皆然至則天延載
始令二衆隸祠部而明皇正觀始令三歲造籍肅

宗至德復令鬻牒謂之香水錢逮我本朝南渡則又創免丁之賦謂之清閒錢嘻律言非我所制餘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豈如來以佛眼觀末世為吾徒者當勉順國法乎嘻

十八年左溪朗禪師為荆溪湛然禪師說止觀法門○詔天下寺觀建天長節祝壽道場○西京崇福寺沙門智昇進所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以五千四十八卷為定數敕附入大藏○武功縣丞蘇珪常誦金剛經合家五十口皆蔬食妻崔氏以瘦悴竊食肉變為骨骸氣絕歛十日復蘇言見閻王責曰汝夫是肉

身菩薩何為盜食肉賴有誦經之功延壽二十年可歸以語諸人時帝聞之亦發心持經從化者甚衆○泌門海通於嘉州大江之濱鑿石為彌勒佛像高三百六十尺覆以九層之閣扁其寺曰陵雲

二十年金剛智三藏亡謚灌頂國師弟子不空三藏奉遺教復回天竺至師子國遇龍樹受十八會灌頂之法及經論五百餘部○初是西晉時有僧義興於鄮縣東南三十里山谷間立佛祠於巖上至是高僧法睿案故迹造精舍於山之東麓祕書萬齊融建多寶塔於西南隅師居其處日誦法華感太白化天童

送供夜遶塔行道人見師身與塔齊因號太白禪師

名其山曰天童

世傳啓禪師開山者誤

○敕末尼本是邪見妄

託佛教既是西湖師法其徒自行不湏科罰

述曰佛言九十六種外道佛道為正是知餘皆邪

法無足議者末尼既是邪見朝廷便湏禁止今乃

縱其自行不加科罰曾不思此立有染其習者邪

以傳邪適足為佛法之混濫嘻不知當時君臣何

其不能區別邪

二十一年南山道宣律師出刪定四分戒本出家之

士得以誦習

一十三年無畏三藏示寂塔於龍門之西山

一十四年敕頒御註金剛般若經於天下○中書奉

令天下僧尼隸鴻臚寺○吳道玄字道子妙窮丹青

大略宗張僧繇上召入供奉於景公寺畫地獄變都

人咸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不售

今世有石本道子觀音

二十五年敕僧尼仍隸祠部道士隸宗正寺以李宗

屬皇籍也

二十六年敕天下諸郡立龍興開元二寺○沙門法

秀夢異僧勸置袈裟五百領施回向寺及覺異之遂

丐人造及其數忽一日遇僧曰吾導汝入回向寺隨

之入終南山見崖半朱門高聳謗曰回向趨入見上方老宿諸僧相勞問秀出袈裟徧寺施之老宿引入空房謂曰此唐天子舊室命侍者取玉蕭至曰向居此好聲樂謫為人間主久當復歸囑秀曰汝持玉蕭袈裟歸獻唐天子秀還詣闕表上之帝取簫調弄宛如宿御高僧傳

二十七年敕天下僧道遇國忌就龍興寺行道散齋千秋節祝壽就開元寺

二十八年吉州清源行思禪師坐亡師得法於六祖僖宗朝追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二十九年河南采訪使齊澣言至道可尊當從宗仰未免鞭撻有辱形儀其僧道有過者欲望一準僧道格律處分音分處置得所所由州縣不得擅行決罪奏可○不空三藏自師子國復來廣州采訪使劉巨濟請建灌頂壇法感文殊現身度人至于萬數

天寶元年西域康居

音渠

大石五國入寇安西

唐朝置安東安

西安南安北四府

帝召不空三藏入內持誦仁王護國密語

上親秉香鑪方二七徧上見神人可五百餘立於殿廷師曰此北天毗沙門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禱往救安西請設食發遣四月安西奏云二月十一日城

東北黑雲中見金甲人身丈餘空中鼓角聲振天地
寇人帳幙間有金鼠齧斷弓弦五國即時奔潰須臾
見城樓上天王見形上令驗之即誦呪日也今城樓
天王堂
者因此

二年敕羅浮山佛經所載是華首菩薩住處可特立
延祥寺華首臺明月戒壇○初沙門楚金於京師千
福寺誦法華經至寶塔品身心泊然寶塔忽現乃禪
坐六年塔建斯塔下基之日衆聞天樂異香帝於禁
夢虛空有楚金二字以問群臣咸以師對乃親書多
寶塔額賜縑繻以助役

三載千福寺建多寶塔成感五色雲籠塔上萬衆
禮楚金復集大德於塔下行法華三昧感獲舍利三
千七十粒○敕諸郡開元寺鑄皇帝等身金銅佛像
○召司空山本淨禪師麟閣問禪宗要旨勅住白蓮
寺○南岳懷讓禪師示寂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師得法於六祖
四載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其兩京波斯寺宜改大
秦○召中岳道士吳筠入見問以道要對曰深於道
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復問神仙治鍊之法對曰此野
人事積歲月以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時內侍高力

士素事佛毀於上前遂辭還茅山筠以見斥造論以毀釋氏浙西觀察使陳少遊請法師神邕決之邕約面論邪正旗鼓繞臨筠竟敗北邕遂著翻邪論以攻餘黨少遊聞於朝命邕為僧統

邕嗣左溪

五載師子國遣使來朝獻貝葉大般若經瓔珞白鬘五勅不空三藏居鴻臚寺入內為帝行灌頂法時久不雨師立壇作法大雨徧洽復禁止大風風即隨止六載勅天下僧居屬兩街功德使始令祠部給牒用綾素勅天下寺院擇真行童子每郡度三人十四載上以北方稟氣剛毅剋剋多習騎射詔沙門

辯才為臨壇教授用加訓導

肅宗

亨玄宗第三子

至德元載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五月玄宗太子百官發長安將幸蜀至馬嵬百姓數千人請太子留東破賊室金城沙門道平力勸議兵靈武以圖收復遂以平為金吾大將軍至臨臯屢與賊戰大破之事定行封平固辭乃勅住崇福興慶二寺賜紫衣金帛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玄宗為太上皇○帝在靈武以軍湏不足宰相裴冕請鬻僧道度牒謂之香水錢賣牒始○時寇難方盛或勸帝宜憑佛祐詔沙門

百人入行宮朝夕諷唄帝一夕夢沙門身金色誦寶勝如來以問左右或對曰賀蘭白草谷有新羅僧無漏常誦此名召見行在既而不空至遂并留之託以祈福○杜鴻漸奏辯才住龍興寺詔加朔方管内教授○上皇駐蹕成都内侍高力士奏城南市有僧英幹於廣衢施粥以救貧餒願國運再清克復疆土欲於府東立寺為國崇福上皇說御書大聖慈寺額賜田一千畝勅新羅全禪師為立規制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區全禪師後往池州九華山坐逝全身不壞骨如金鎖壽九十九○十二月上皇自成都還京師

○詔沙門元皎於鳳翔開元寺建藥師道場忽會中生李樹四十九莖皎等表賀勅荅曰瑞李滋繁國興之兆生處伽藍之内亦知覺樹之榮感此殊祥與師同慶○詔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立道場命沙門朝夕讚禮勅五岳各建寺妙選高行為之主白衣誦經百紙賜明經出身為僧時僧標中首選或給錢百緡者許請牒剃度○羅浮山沙門慧常因采茶入山洞見金字榜羅漢聖寺居中三日而出乃在茅山人間五年矣

乾元元年

復稱年

勅不空三藏入内為帝灌頂授戒法

感大樂說菩薩放光證戒

二年三月詔天下州軍臨江帶郭上下五里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昇州刺史顏真卿撰碑云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鰲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詔南陽慧忠禪師入見勅居千福寺號稱國師上問師在曹溪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上曰見師云釘釘著懸挂著五祖戒師代云好事不如無上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起立云還會麼上云不會師顧左右云與老僧過淨瓶來上元元年勅中使往韶州曹溪迎六祖衣鉢入內供

養○吳興沙門抱玉入京受戒帝夢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光翌旦師入闕關吏問何來荅曰善誦法華遠來受戒闕令以聞帝召見果夢中所見者賜坐誦經至隨喜品口角放光五色帝大說令別築香壇特為受戒賜名大光封天下上人○勅僧居朝會毋得稱臣

洪覺範曰嵩明教每歎沙門高尚見天子無巨禮

自唐令瑠首壞其端

此事未見所出

歷世因之於是不疑

彼山林逸士天子猶不得臣之况沙門之道尊居

三寶為世歸依者乎故正宗記之表首尾言臣某

以存故事其間自敘則止稱名當時公卿莫不重其高識

述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漢王儒仲被徵見光武稱名不臣有司問其故對曰天子有所不臣夫儒生隱士尚知以道自高况世外學佛名居福田豈當臣事世主自取汙辱若肅宗者可謂知尊釋氏深識大體者矣

召沙門子鄰入禁中講經賜紫服充供奉初師遊學歸寧以母亡三載詣泰山祠誦蓮經誓見天齊王王

見形曰師生時母多食鷄卵取白傅頭瘡坐是之由在獄受苦鄰悲號求免王曰往鄆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鄰即到山寺哀訴禮至四萬拜聞空中聲仰視見亡母乘雲氣謝之曰承汝之力已得生忉利天今寺後峯翠微庵即師棲止處○尚書左丞王維與弟縉皆篤志奉佛素衣蔬食別墅在輞川嘗吟遊其間母喪表請以輞川第為佛寺

寶應元年河南屋真如屬祿山之亂避地楚州月夜

二皂衣引東行升天至大城見天帝當是帝諸天王

當是三十二天相謂曰下方喪亂殺戮過多請以第

二藏寶鎮其國乃具以寶名及鎮法授真如令前二
吏導其歸如以狀白之州其寶十三枚皆白玉寶珠
置日中白光屬天夜則如月其名曰玄黃天符穀璧
如意珠玉印碧色寶等刺史崔旆表上之帝謂太子
曰上天眷祐有德者乃克當之汝以楚王入為太子
今楚州敵寶天將以祚汝也乃悉以寶授之改元寶
應賜真如寶和太師勅長安立寶應金輪寺
述曰自肅宗至昭宗凡十三帝而唐亡是知十三
寶之賜所以昭其祚也史雖載之不知其為天降
之識也

音釋

琯 古潏切音官舜以天德 琯 柯杏切音咽食
亡罔切音西王母獻其白琯 骨留監中也 琯
罔車輞也 旆 所臻切音森徂 旆 徂征夫也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終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一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八

代宗

豫肅宗
長子

永泰元年九月鑄金銅佛像成於光順門率百僚致拜○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命內出仁王經二輦送西明諸寺詔不空三藏置百高座講經帝臨御行香禮敬已而冠平詔曰仁王寶經義崇護國前代所譯理未融通乃勅不空三藏沙門飛錫良貴等於大明宮南桃園重譯帝親對讀謂新舊二經理雖符順所譯

新本文義甚周乃御製序文加不空特進鴻臚卿○
詔出家沙門尊居三寶其令天下官司毋得捶辱僧
尼○勅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立臨壇大德十人○
帝夢六祖請衣鉢還山乃令劉崇景頂戴送還勅韶
州刺史楊城以禮奉安○勅沙門百人於禁中行念
誦法謂之內道場出入乘馬度支廩給○章敬沙門
崇慧與道士角法告勝勅賜紫衣○勅於金剛智諸
灌頂道場選沙門二七員為國長誦佛頂呪○鎮國
純陀三歲亡年六百歲
大歷元年勅沙門良貴於桃園撰仁王經疏進上始

蘇支礪山沙門道遵

左漢弟子

置法華經院舉高行十四

人常持法華以燭繼晝用揚大雅之慈聲郡刺史常
元甫尚書劉晏奏賜法華道場於是自江以東置經
院者十七所皆取法於師也○衛州別駕周伯達常
持金剛經忽見光中有梵僧自稱須菩提曰汝誦經
數年何為不斷肉食伯達諫懼即蔬素轉加勤誦祥
感屢見

二年詔輔相大臣始建功德院○杜鴻漸初撫巴蜀
遣使詣白崖請無住禪師入城問道師曰觸目皆如
鴻漸由是棲心禪悅晚年入相以疾辭退臨終沐浴

命朝服加僧伽梨剃鬚髮別衆而逝依沙門法火焚其軀○法照法師於南岳雲峰寺食鉢中觀五色雲見山澗石門有寺榜曰大聖竹林寺遂與同志往謁五臺見金門樓觀一如鉢中所見入寺至講堂見文殊普賢分座說法菩薩萬數師前作禮問曰末代修行以何為要文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師辭退作禮舉頭俱失乃於見處建寺號竹林云

三年詔慧忠國師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師曰汝蘊何能山人曰識山識地識字善筭師曰山人所居是雄山雌山茫然不知對師曰殿上此是何地荅曰容

弟子筭師於地上一畫問何字荅曰是一字師曰土上一畫豈不是王字師曰三七是多少荅曰二十一師曰三七豈不是十字師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算不識筭陛下何以待此愚人帝顧山人曰師國寶也帝在便殿指官者魚朝恩謂師曰朝恩亦解佛法朝恩進問師曰何謂無明從何而起師曰衰相現前奴也解問佛法朝恩大怒師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後朝廷裁決或不預輟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帝聞不樂責其異圖縊殺之○詔徑山法欽禪師入見上待以師禮嘗在內廷見

帝至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大說所賜一不受布衣瓦鉢與弟子日唯乞食相國楊綰歎曰真方外士也平章崔渙問曰弟子可出家否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為晉公裴度三十餘人皆問道行門人禮後乞歸山賜號國一禪師勅杭州守臣於山中重建寺宇長吏月至候問師初依素禪師素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而止師遂南抵臨安見東北一山逢樵子問其地曰徑山也乃駐錫焉四祖下○七月詔建孟蘭盆會設高祖下七廟神座自太廟迎入內道場具薦華

鼓吹迎行衢道百僚迎拜歲以為常翌日產靈芝於太廟二室○詔南岳沙門法照為國師師言其師南岳承遠有異德上南面為禮焉度其道不可致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文柳○荆溪禪師於天台佛隴為道邃法師說止觀法門○勅回紇奉末尼者建大雲光明寺

四年帝於大明宮建道場感佛光現諸王公主近侍諸臣並觀光相自子夜至鷄鳴宰相裴冕上表稱賀五年彗星見於東方詔不宣三歲行法既而星殞時春夏不雨詔建壇祈禱越二日大雨霑足○初沙門

自覺居平山為鬼神講經當陽節度使張昭躬入山致請曰昭無政術致三年元陽引咎無補聞龍神依師聽法忘其行雨頌起大悲師焚香遙望潭洞而祝頃刻雲起甘澤遽下歲乃有秋
六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奏沙門法琛於瑯邪山建佛刹繪圖以進帝於前一夕夢遊山寺及覽圖皆夢中所至者因賜名寶應寺○回紇請於荆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
八年勅天下童行策試經律論三科給牒放度
九年帝夢建康牛首山辟支佛來見勅太子詹事古

旒於山中建七級浮圖○六月不室三藏告病詔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及示寂帝輟朝三日賜祭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三藏
十年勅大興善寺建不空三藏塔

十一年勅開崇聖寺三綱老宿

寺主知事
維那為三

如聞文綱

律師親傳先師宣律師釋迦佛牙舍利宜詣右銀臺門進上以副朕瞻禮之心

十二年淮西兵馬使李重倩舍宅為佛經坊賜名寶應一切經坊

十三年詔兩街臨壇大德圓照等十四人集安國寺

定四分律新舊兩疏僉定一本

十四年泗州僧伽大師忽見形於禁中謂帝曰州將

太守兼
賊兵者

令普光王寺出財供十驛乘傳者傳張
德反可免

此後帝即遣使傳旨賜綸綵黃金澡罐勅寫真容入

內供養○五月帝崩太子即位詔自今毋得奏置寺

觀及請度僧尼

德宗

造代
宗子

建中元年沙門圓照進新定四分律疏勅賜紫衣充

內供奉檢校鴻臚卿食邑三百戶

二年吐蕃遣使乞朝廷賜沙門善講佛理者帝令良

琇文素往赴說法教化歲一更之○四明無生居士

胡幽貞修華嚴感應傳一卷備載歷代和經之迹言

龍樹龍宮所傳下本十萬偈今東土譯成八十卷者

唯四萬五千偈其餘尚祕天竺故今發願哀請下本

經偈具足流傳此土○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三

十年足不蹈地口不嘗味萬有囂然虛憍
反諠此身不動

侍即摧德輿為之記曰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獨立者

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他方之說法者乎

三年勅僧尼有事故者仰三綱申州納符告注毀在

京者於祠部納告

唐稱符告者與品官告
身同今時但稱度牒

興元元年勅亡僧尼資財舊係寺中檢收送終之餘
分及一衆比來因事官收並緣擾害今並停納仰三
綱通知一依律文分財法南山事鈔衣法篇及亡五衆輕重儀備述分財法
○法照法師於并州行五會教人念佛帝於中宮常
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至太原果見師勸化之
盛乃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

三年翰林學士梁肅學天台教於荆溪禪師深得心
要以止觀文義弘博覽者費日乃刪定為六卷行於
世吏部郎中李華嘗泛荆溪學止觀荆溪為述止觀
大意一篇包括大部若指諸掌時士夫同學者散騎

常侍崔恭諫議大夫田敦皆學止觀於荆溪云○
肅記云晉陵黃氏二女幼聞人誦法華聽之曰吾解
此義也試使之說能深談實相之旨後入京師安國
寺為尼長名持法次名慧忍同修法華三昧忽有尼
號空姑詞貌甚異來共止宿每至中夜身光赫然如
是三年而去或問二尼皆笑而不荅人謂其為晉賢
也

貞元元年常臯為西川節度使初臯生一月有梵僧
見之別久得無恙乎兒為一笑衆問其故僧曰此諸
葛武侯後身也其政治後當在蜀及是而驗臯在蜀

二十一年功烈為西南最

三年京兆尹宇文炫奏乞以鄉落廢寺為學舍材勅曰奉佛之官轉為儒館此侵毀三寶之漸罪在不宥炫慙懼即日自解歸○李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明瓚禪師居南岳上封人號嬾殘泌往謁之聞誦經聲先悲愴而後悅豫知為隱者候之良久瓚撥火出芋食之曰領取十年宰相至是泌用事為帝言其高行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麻瓚寒涕垂顧凝然而坐不以介意使回以聞帝益嗟敬

四年江西馬祖道一禪師亡師得法於南岳讓禪師

其後五世派為二家曰為仰曰臨濟

子禮及四清之世誤作去声

五年勅曰釋道二教福利群生館宇經行必資嚴潔今後寺觀不得容外客居住破壞之處隨宜修葺

六年正月詔迎鳳翔法門寺釋迦佛骨入禁中供養傳至諸寺瞻禮二月迎佛骨歸寺○衡山石頭希遷

禪師亡師得法於清源思禪師其後派為三家五世而為洞山七世而為雲門九世而為法眼

十年勅湖州刺史于頔進沙門皎然杼山詩集藏於御書殿○邃法師於國清寺為廣修法師說止觀法

門

十一年十一月南天竺烏荼國師子王貢華嚴經上表云云師子王手書普賢行願品上獻摩訶支那大唐國大吉祥天子願慈氏如來龍華會中早得奉覲獲宿命智瞻見便識同受佛記○四月誕節詔澄觀法師入內殿講經以妙法清涼帝心號清涼法師教授和上

十二年正月勅皇太子於內殿集諸禪師詳定傳法旁正四月誕節御麟德殿勅給事中徐岱等與沙門覃延道士葛參成講論三教詔翊賓三藏般若等於長安崇福寺譯烏荼所進華嚴經圓照鑑虛靈邃澄觀潤文證義帝親預譯場臨文裁正令左右街功德使霍仙鳴實文場專領監護

十三年勅沙門端甫入內殿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令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帝敬之若兄○左街功德使實文場奏先師楚金於天寶初為國建塔置法華道場令僧衆經聲不絕者六十餘年乞加旌表勅謚大圓法師

十四年二月般若三藏澄觀法師等進新譯華嚴經

四十卷

此經三譯晉譯六十卷唐武后朝八十卷今德宗朝四十卷并晉賢行願品一卷

十五年七月帝幸安國寺設盂蘭盆供宰輔皆從

二十年日本國遣使者朝其學者橘免勢沙門空海
入中國學祕密教於不空弟子慧果

二十一年十月三日新定沙門少康放光而逝初師
至洛下白馬寺見殿內文書放光探之乃善導和上
西方禮文遂至長安光明寺影堂大陳薦獻脩見導
師遺像升空中而言曰汝奉吾教以利有生則汝之
功必生安養及南適江陵路逢一僧曰汝欲化人當
往新定今嚴州言訖而隱師乃往郡中乞錢誘小兒念
佛月餘孩孺念佛求錢者衆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
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乃建道場集衆升座高聲唱

佛一聲衆見一佛從口出唱十聲則有千佛若貫珠

然

順宗

諱德宗
長子

永貞元年詔尸利禪師入內殿咨問禪理帝曰大地

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法如水中月月可見

不可取帝說

師得法於
石頭遷師

○日本國沙門最澄來學教

於天台邃法師畫寫一宗論疏以歸為日本傳教之

始也

憲宗

諱順宗
長子

元和元年勅沙門端甫錄左街僧事掌內殿法儀沙

門靈邃錄右街僧事

僧錄始於施秦法欽師

○詔沙門知玄入

殿問道賜號悟達國師玄五歲能吟詩出家為沙彌十四講涅槃經李商隱贈詩有云十四沙彌解講經似師年紀祇攜瓶沙彌說法沙門聽不在年高在性靈○回紇遣使同摩尼偽人來朝

二年以吐突承瓘為左右街功德使僧道隸焉

姓吐突名

瓘官者瓘七罪父

○三月詔曰男丁女工耕織之本其百姓

有苟避徭役冒為僧道而實無出家之事業者所在有司科奏之○詔鵝湖大義禪師入見麟德殿與諸法師議論法師問曰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

帝何有問如何是禪道師以指點空法師問指帝曰

法師一點尚不奈何帝問何謂佛性師曰不離陛下

所問帝默契尚書李翔問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

今上用公作麼

師得法於馬祖

○河中府沙門慧琳撰一切

經音義一百三卷請闢進上勅入大藏賜紫衣縑幣

茶藥

三年詔章敬懷憚禪師至京召見內殿咨問禪法

四年詔惟寬禪師入見問禪要勅住安國寺白呂易

問師曰既云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善提者被於

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律即是法法不離

禪○馬郎婦者出陝右初是此地俗習騎射蔑聞三寶之名忽一少婦至謂人曰有人一夕通普門品者則吾婦之明旦誦徹者二十輩復授以般若經旦通猶十人乃更授法華經約三日通徹獨馬氏子得通乃具禮迎之婦至以疾求止它房客未散而婦死須臾壞爛遂葬之數日有紫衣老僧至焚所以錫撲其屍挑金鎖骨謂衆曰此普賢聖者閻汝輩障重故垂方便即陵空而去○吳郡齊君佐勤學貧困欲求食天竺寺飢不能前一梵僧顧而笑曰法師不記講法華於同德寺乎佐曰不記僧即出囊中一棗與食佐

即悟前身是講經僧僧曰當時五人唯我得度由汝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者生疑戒缺質陋報應宜然言已不見佐即投靈隱出家更名鑑空立行高邁五年帝問澄觀國師何謂華嚴法界師曰法界者衆生之性體也世尊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事理互融無不周徧帝豁然有得勅有司鑄金印封為大統清涼國師○翰林學士白居易問心要於禪師得八言廣為八偈謂覺觀定慧明通濟捨觀偈云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八偈見長慶集居易每於鉢塔寺依如大師受八關齋戒者

九度○歸宗智常禪師得法於馬祖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如何是芥子結須彌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何處著師以目有重瞳以藥手按摩目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居士龐蘊參馬祖問云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元和中北遊襄漢居郭西小舍一女靈照常製竹漉離賣以供朝夕將逝令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遽曰日已中矣而有餘也居士出戶視之女即登父座合掌坐亡

居士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留七日州牧于頓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言訖枕公膝而化○勅諫議孟簡補闕蕭倣於醴泉寺監護譚經潤文○無著禪師入五臺求見文殊至金剛窟見山翁牽牛臨溪著曰願見大士翁牽牛歸著隨入一寺翁呼均提有童子出迎翁引著升堂坐童子進戒瑁盃對飲酥酪頓覺心神卓朗翁問曰近自何來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曰末代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

三三後三三及暮呼童子引著出著問童子何寺曰
般若寺也著愴然悟此翁即文殊即稽首童子且下
求一言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供養真口裏無
嗔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即真常著因
駐錫五臺後頻與文殊會別文載翁說偈曰一念淨
心是菩提勝造恒沙七寶
塔寶塔畢竟化為塵
一念淨心成正覺

六年般若三藏譯本生心地經諫議大夫孟簡潤文
帝御製序

九年百丈懷海禪師亡師得法於馬祖自少林以來
多居律寺說法師始創禪居稱長老上堂升座主賓

問酬激揚宗要學者依臘次入僧堂設長連牀施椀

移音架挂搭道具置十務寮舍以營衆事後世從而廣

之名禪院清規○法師智誓音多所著述而聽徒絕

少因棄講居衡岳寺一日有耆宿至閱師所著曰汝

所述頗符佛意而闕人緣可辦食施飛走辨見周
禮辨俗

後二十年衆當自集誓遂鬻衣易米日炊飯散郊外

感群鳥來集誓祝之曰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

年往鄴城開講座下千衆皆年少

十年南海經略使馬摠上疏請謚曹溪六祖勅謚大
鑑禪師靈照之塔柳宗元為撰碑

十一年隱峯禪師至淮右屬吳元濟阻兵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振錫飛空兩軍仰觀歎異既而官軍得捷

十四年正月勅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敬禮三日歷送京城十寺世傳三十年當一開開則歲豐人安王公士庶瞻禮舍施百姓鍊項灼膚以為供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上古無佛而治漢明佛法至其後亂亡晉魏以下年代尤促梁武奉之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反得禍上古俗厚故治後世修短係之定命非佛法之可咎梁武是仕世四果聖

人臨終尚修齋戒當時史人不足知故言索蜜荷而崩退之劍為鐵灰臺城之言甚為褻瀆後世君子勿用此論佛本夷狄之人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版

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大聖人降生方乃天竺之東境邊方豈當以中天為夷一大國此皆先佛之道豈非法言壞色袈裟出世標格豈非法服行法王法故君不待而臣為出家士故父不待而子然於忠孝之道所以報君與親者非世俗區區所能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幽穢之餘豈宜以入

宮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表入帝大怒將抵以灰賴

裴度等勸貶潮州刺史佛示現生死實未嘗滅留取為道場何有懽乎宮禁金剛堅固一切物不能壞何能壞以水火佛道慈恕雖毀之不校然護法天神自

能降罰今帝怒抵死均然必得其報賴○初舍利入大臣救勸是亦佛慈力救罰不致死也

大内夜放光明早朝羣臣皆賀曰陛下聖德所感韓

愈獨不言上問愈愈曰微臣曾見佛經佛光非青黃

赤白等相此是龍神衛護之光上曰如何是佛光愈

無對雪竇代云陛下高岳天鑑○二月勅翰林學士

張仲素撰佛骨碑其略云岐陽法門寺鳴鶯阜有阿

育王造塔藏佛身指節太宗特建寺宇加之重塔高

宗遷之洛邑天后薦以寶函中宗紀之國史肅宗奉

之內殿德宗禮之法宮據本傳必三十年一開則王

燭調金鏡朗氛祲穰穰豐云二十四日奉佛骨

遷於岐陽舊塔○韓愈至潮州聞大顛師之名請入

郡問道留旬日後祀神至海上登靈山造其居顛得法於

石頭遷師問師如何是道師良久愈罔措時三平義忠為

侍者乃擊禪牀三下師云作麼三平云先以定動後

以慧拔愈大喜曰和尚門風高峻愈於侍者邊得个

入處一日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云會麼答云

不會師云晝夜一百八愈罔措明日再造門首逢首

座舉前話座云侍郎如何會愈云晝夜一百八意旨

如何座扣齒三下愈至方丈進前語云晝夜一百八

意旨如何師扣齒三下愈云信知佛法一般師云見

甚道理愈云適來首座亦如是師喚首座問云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麼座云是師便打趂出院

保慶云首座知

前不知後大顛師令不單行八月遷袁州刺史復造其廬施衣二

襲以為別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遊以書嘉之愈答

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

名至州郭留數十日實能外形骸不為事物侵亂因

與之往來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

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夫積善

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

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者哉云云孟簡復服

之曰彼楊墨老氏之書於理偏虛非中道要切釋氏

之教則不然大明善惡之異路覈天下神道報應之

微為庸其道非求饒糜觀施作活計利妻子奈何韓

君以愚人下俚翁嫗之情見待之邪且其法行於世

使人人自畏惡修善豈不大助教化之防與云云

東坡曰觀退之與孟簡書往復云云則知退之喜

大顛如喜文暢澄觀而世人妄撰退之與顛書其

詞凡鄙有一士人題其末云歐陽謂此文非退之

莫能及此又誣永升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深詆

退之又作永升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

友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
耳

述曰退之與大顛三書具存本集退之見大顛既
其有實則往來書尺不應無之一時信筆何能句
句精到謂之妄撰恐成過論至若別傳之辭誠為
凡鄙是不能逃東坡之鑒也

涪翁曰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之辭亦
為之少沮云

韓退之原道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

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
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
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為而不父其父臣為而不君
其君民為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
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亡音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
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
為夷也云云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人其人火其書廬
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亦庶乎其可也

柳宗元送沙門浩初序曰儒者韓退之與予善常病

予嗜浮圖言嘗予與浮圖遊

退之以言與遊兩端為相責之本子厚於後作

兩節解釋

近隴西李生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予

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

重述退之責不浮圖之意

有不可斥者

先立此句為與浮圖言之本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

之其於性情與然不與孔子異道

次釋其言與儒書合與先聖不異有

此兩義

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

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恠僻險賊邪

反責退之不及楊子楊子尚不斥莊墨曰以其夷也

之指佛為夷之言

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

而賤季札由余乎

秦之先黃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見史記拓秦大盜見莊

子二皆中國人吳公子延陵季札賢臣

非所謂去名

求實者矣

責退之累以其法為夷則各與實俱失之矣

吾之所取者與易

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

再述浮圖之言與儒書不合

斥退之所罪者其迹也

先立此句責退之心曰髡而緇

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人乎

出退之觀迹之意欲以世

間之俗務責

若是雖吾亦不樂也

暫同退之退之忿

其外而違其中是知石不知韞玉也

正責退之觀迹

之法去世浮榮故為荆楚之客修習梵行故無夫婦

之累至如出家學道所以并濟父母之神明而為天

宮淨土之歸者如此報恩為至極也非同倍士但在

於生事死葬鬼享之而已則出家者身參三寶之所

尊敬豈復責之以不耕織乎無野人莫養君子請借

弗且克已

卷第四十一

四十七

也

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

此一節解釋與浮圖言者意在於此

其人遊者

立此句為與浮圖遊者之本

非必能通其道

儒儒不求盡通浮圖

妙之

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閑

者為多

但知喜其清散不與俗士同

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

務以相軋也

正說俗士唯利名為常念

則舍是甚焉從不慕浮

所慕舍捨

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

此一節解釋與浮圖遊者在此

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

正通易論語旁合雖

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

雖在曲閑亦足

又父子咸為

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

信其所學有所師法則其賢於為

莊墨申韓之言

此子厚所與之言

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

相軋者其亦遠矣

此子厚所以與之道

述曰退之不知佛所以斥佛後世士夫見韓原道

及答孟簡書則便以能距楊墨者為比楊墨之僻

誠足距者至於佛道廣大則凡世間九流悉為所

容未有一法出乎佛道之外豈當以楊墨比之哉

或曰柳子謂浮圖之言與易論語合易語世間言

教豈足以知佛道之極際曰浩初以子厚儒生未

可語以深妙故以易論語要義比况之俾其易領

耳柳子既有所發故復欲以此警退之之不逮非

從易論語中說則儒人未易領也然子厚自此卒

佛祖紀
能優入此宗故其送元舉序云佛之道大而多容
無姓碑云紹承本統以順中道送重巽師序云吾
自幼學佛求其道三十年吾獨有得焉此未可以
易論語裁量之也嗚呼退之之斥佛非柳子不足
以責今以浩初序章句以釋之將以廣柳子之能
言也

韓愈斥潮州第四女壑年十二死於道瘞商南山下
及後為京兆歸其骨於河陽韓氏墓為壙文曰愈為
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
敗可一掃去不使瀾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南海

招陽之地

述曰退之鄙佛為夷專責梁武事佛及禍以警當
年之君上而退之終懼斥逐之禍何其速哉梁武
住世應真示現君主誌公傳大士共相施化豈世
儒所能測識哉

韓愈讀墨子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
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說如是哉予以為辨生於
末學各務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
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得為孔墨

藏六祖秀禪師作歐陽外傳記祖印與永祚論道

因錄古人非韓者略出王荆公蘇東坡龍先生嵩
明教之說荆公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而以斥
佛老為已切嗚呼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
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
矣云云東坡曰退之之與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
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
子甚尊而距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
不至矣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
叛其說而不知云云西蜀龍先生作非韓百篇其略
有云孟郊失三子退之與詩曰失子將何尤吾將

尤上天汝實主下土與奪一何偏彼於汝何有乃
令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詩三百下以
風刺上刺於至不仁也其辭不怒孰有怨天而侮
訕之者其勇於毀佛老蓋可見矣今錄十許條云
佛老大聖斥為夷狄道原孔墨異道今云本同及孟
玷孔讀墨道本同教常異儒教經世佛老教出世
退之主經世以廢出世未足知道道原性本一今言
三品五性未足知性性原人為貴今以夷狄禽獸同
人乎原先朝迎佛骨而升遐近於幸灾諫左遷
潮陽而勸封禪近於獻諛求入賀尊畏修史之禍

而勇於排佛

卷劉秀才書

為駁雜之說而好為博塞

雜駁

如毛穎傳送窮文之類博塞見張籍書

嵩明教非韓三十篇其言曰

舊唐史謂韓子性偏僻剛訐於道不弘考其書觀

其行誠然耳欲韓如古人從容中道固不逮也宜

乎識者謂韓第文辭人耳夫文所以傳道也道不

至雖甚文奚用學者不能考而徒效其文以譏沮

二教聖人為已能故為書以辨之以正夫天下之

好毀者

云云其條攻之辭大略如龍先生

東坡曰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於一始孟

子以為善荀子以為惡楊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

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

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

為三子者皆出於其中而遺其上下嗟夫是未知

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

不同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逃焉是真所

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天下之言性者皆

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

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

才也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

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

賈島初為浮圖名無本來東都時禁僧午後不得出
島為詩自傷韓愈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圖舉進士有
李洞者慕島為詩鑄像以事之嘗稱賈島佛

音釋

瑊

古咸切音燕
美石似玉也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一終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志磐撰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九

穆宗

恒憲宗
第三子

長慶元年上親製南山律師讚曰代有覺人為如來

使龍鬼歸降天人奉事聲飛五天驛驚萬里金烏西

沉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肇律宗主

至今律宗修忌
之日用以稱讚

幽州節度使劉總上表請出家帝不許總乃以印付

留後自剃髮為僧以私第為寺帝乃從其志封為大

覺師賜僧臘五十寺名報恩○河東節度使裴度奏

佛祖統紀

卷第四十一

三十一

五臺佛光寺慶雲見文殊大士乘師子於空中從者
萬衆上遣使供萬善薩是日復有慶雲見於寺中

勅龍興寺沙門惟英充翰林待詔兩街僧統

二年汾陽無業禪師

見馬祖

凡學者致問必荅之曰莫

妄想憲宗屢遣使召皆辭以疾上即位思一瞻禮至
是遣兩街靈臯齋詔迎請師笑謂衆曰吾從別道去
矣中夜集衆說法端坐而逝勅謚大達國師○中書
舍人白居易知杭州往問道於烏窠禪師師曰諸惡
莫作衆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也恁麼道師曰三
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居易照其言作禮

而退

師名道林見
徑山欽禪師

四年沙門惠皎於杭州西湖孤山鐫石壁法華經刻
史白居易九人助其功宰相元稹音軫為之記有云佛

法之奧妙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白居易至

廬山見歸宗常禪師值師泥壁問曰君子儒小人儒

居易曰君子儒師打泥朽一下居易遂過泥師接得

便用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麼居易云不敢

師云祇有過泥分○中書令王智興請於泗州建方

等戒壇遇聖誕之日許以度僧制可浙西觀察使李

德裕上書以為所度無筭江淮失丁男數十萬帝不

納

敬宗

港穆宗
長子

寶曆元年勅兩街建方等戒壇左街安國寺右街興福寺以中護軍劉規充左右街功德使擇戒行者為大德令試童子能背誦經百五十紙女童誦百紙者許與剃度

二年勅沙門道士四百餘人於大明宮談論設齋○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叙講經上稱善○白居易述華嚴經社記云杭州龍興寺沙門南樸因雲隱道峰法師講華嚴世界品遂發願勸黑白十萬人持華嚴

經一部十萬人復勸千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衆會具齋捺捧香跪啟於佛曰願於未來世華嚴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佛前與十萬人俱乃於衆中率財置田千頃以給齋用求求記於予曰予即十萬人中一人也

文宗

昂穆宗
太子

大和元年十月誕節詔秘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大師義林上清宮道士楊弘元於麟德殿談論三教樂天文集
具有問答○沙門善信大師學於馬祖悟佛法大意後往五臺修無碍供久之見老父謂曰師之大緣當

石隨洪師依教至大洪山遼居人以牲物禱雨於山之龍池師止之曰勿殺而牲吾當為汝禱乃登山宴坐甘雨霽然有張武陵父子率衆禮懺為建道場至是年忽示衆曰種種供養不若以身供養乃以利刃斷左右足置几上白乳流涌門人哀號奪去其刃師不起於座遂入涅槃張氏父子侍立左右脫然解化人服靈相謂之大聖二聖云山南節度使崔公遣官修供以金泥傳其身上聞之賜所居號幽濟院自是諸郡有禱靈響如答

二年江西觀察使沈傳師請於洪州建方等戒壇以

聖誕度僧制答曰比因國事暫免度僧勅命已下而傳師違禁申請宜罰奉一月以示不允

三年沙門清晃等於姑蘇法華院刊石辟法華經等八部郡刺史白居易為之記

四年祠部請令天下僧尼非正度者許具名申省給牒時入申者七十萬人○引駕大師義林奏修慈恩塔開冢之日異香襲人真身側卧甌臺具四十齒容相如生甌上金色苔厚二寸如瑞芝狀○修法師於天台禪林寺為物外法師說止觀法門
五年勅天下州郡造僧尼籍

八年十二月池州南泉普願禪師亡見馬祖師居南泉

三十年觀察使陸亘請入郡俾弟子禮亘曰弟子亦

薄會佛法師曰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亘曰寸絲不

挂師曰猶是階下漢陸亘見人雙陸拈起骰子云恁

麼不恁麼祇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云臭骨頭

花十八亘曰肇法師甚奇恠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

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見石

九年岐山法門寺佛骨塔慶雲見○四月翰林學士

李訓請罷長生殿內道場沙汰僧尼偽濫者是日大

內靈像夜大風舍元殿四鵠吻皆震墜拔殿前樹者

三壞金吾仗館舍內外樓觀城門數十所光化門西

城俱壞士民震恐帝以訓所請忤天意亟下勅停前

舊史五

沙汰復立大內儀像風始息

天下僧尼試經業不中格者罷之十一月李訓坐謀

誅宦官斬首於昆明池勅免僧尼試經○八月詔沙

門宗密號圭峯六祖入內殿問佛法賜紫方服

開成元年正月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

師悟達法師端甫右脇而滅茶毗得舍利三百粒師

表率清衆十有一年弟子傳業者千餘人史館修撰

裴休撰碑銘○勅沙門雲端充左右街僧錄○上嘗謂近臣曰天下有無補教化而蠹食於國者卿等可悉言之有對者曰祖宗已來廣行佛教緇徒益多茲為蠹物耳上即勅中外罷緇徒講說佛經會尚食厨羞御膳烹鷄子忽聞鼎中有聲極微聽之乃羣呬呼觀世音菩薩悽愴之甚監宰以聞帝遣驗之果然帝歎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能若是勅自今不得用鷄子又一日食蛤蜊有擘不開者焚香禱之俄變為大士形帝召終南山惟政禪師問之師曰夫物無虛應此蓋廣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

身而為說法帝曰大士以現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觀此為常為非常為信為非信帝曰希有之事焉得不信師曰已說法竟帝大悅即詔天下寺院立觀音像勅師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乃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答曰吾避仇耳

五祖旁出

三年三月清涼國師澄觀示寂上輟朝三日重臣縞素勅葬終南山石室師歷九朝為七帝門師身長九尺四寸手垂過膝才供二筆日記萬言宿不離衣盡形一食宰相裴休奉勅撰碑

四年中書奏誕節令宰臣百僚詣寺設千僧齋詔許

之時名僧俱會士民縱觀莫不傾敬

五年正月圭峯禪師宗密亡宰相裴休撰碑

武宗

炎穆宗第五子

會昌三年上款芟夷釋氏詔令兩街述有佛以來興廢之際有何徵應法寶大師玄暢撰三寶五運圖以上○勅天下末尼寺並令廢罷京城女末尼七十人皆死在回紇者流之諸道死者大半

四年正月上以齋月斷屠出自釋教嫌之勅令後唯禁歲旦三元日國忌日

五年正月趙歸真請與釋氏辯論詔僧道會麟德殿

上手付老子論治大國若烹小鮮義知玄法師登論座大陳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辯說精壯道流不能屈因為上言神仙羽化山林匹夫獨善之事非帝王所宜留神帝色不平放還桑梓帝作望仙臺於南郊歸真乘寵排毀佛道非中國所當奉宜從除削臣僚皆言歸真姦邪不宜親信歸真自以已涉物論乃薦引羅浮鄧元超等同力膠固謀毀佛法四月詔檢校天下寺院僧尼數五月勅兩都左右街留寺四所僧各三十人天下州郡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八月勅諸寺立期毀拆括天下寺四千六

百所蘭若四萬所寺材以葺廨驛金銀像以付度支
錢像以鑄農器銅像鐘磬以鑄錢收良田數千萬頃
奴婢十五萬人僧尼歸俗者二十六萬五百人穆護
火祇並勒還俗凡二千餘人宰相李德裕率百官上
表稱賀○五臺諸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謂進奏官
曰歸白本使母聽遊僧入境節度使張仲武奉其命
主客郎中韋慆謂德裕曰沙汰之法不宜太過德裕
怒出慆武陵判官

六年長安有人夜行經周穆王陵見人從空中下朱
衣執版宣言冢尉何在二吏從墓出曰在此朱衣曰

錄西海君使者何時當至吏曰計程可十八日朱衣
曰何稽留若此吏曰李炎坐毀佛教奪壽去位當與
西海君同錄其竟有賈客鈴聲東來朱衣二吏忽不
見後數日上果病崩

太平
廣記

○太子賓客盧貞有子嘗

為僧因沙汰授光王府叅軍一夕夢前師至其家盧
告曰卑官屑屑非所願也再思披緇未知何日師曰

興復在即汝宜堅志俄見旌旆萬騎傳呼而至云迎

光王為天子

通紀

○五月勅楊欽義充兩街功德使令

兩街各增八寺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勅列聖

忌辰並詣僧寺行香一如舊典以道士惑亂先朝毀

除佛教勅功德使楊欽義捕趙歸真劉元清鄧元超等十二人並集朝堂誅之陳其屍首

宣宗

忱憲宗十三子

大中元年三月勅會昌季年并省寺院釐革過當其靈山聖境如有宿舊名僧能修創者所司不得禁止○李德裕專權日久帝惡之貶潮州司馬頃之再貶崖州司戶惡疾而卒初是有僧通宿世事謂德裕曰公當萬里南行平生食萬羊今九千五百矣羊未盡猶有還日德裕曰吾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牧人曰此公平生所食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李暨

饋羊四百僧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後果卒於朱崖述曰自古人君之毀佛者必有臣佐以濟其事故魏太武以崔浩周武以張賓衛元嵩唐武以李德裕趙歸真卒使大法被辱君臣俱蒙惡報何彼此之不幸歟至若舉行沙汰如桓玄之在晉世傳奕之在唐朝姚崇之在明皇李訓之在文宗然皆牽於時事既行而復尼以故一時小尼不若三武為禍之酷也若周世宗天性毀佛而不得其佐韓愈歐陽修天性排佛而不逢其君使世宗得崔浩則案誅沙門當有甚於太武之虐使韓歐逢三武則

毀像滅僧當不減於崔李之酷崔浩腰斬德裕寬
死不令之終亦足為報魯直謂退之見大顛排佛
為沮祖秀謂永升見圓通排斥內銷維韓與歐獲
善於後亦由知識道力有以回之耳

統左禁軍楊漢公以策定功請復佛教乞訪求知玄
法師於是復僧入居寶應寺屬壽昌節講讚署三教
首座帝以舊邸造法乾寺命師居之○白居易卒贈
尚書左僕射居易晚節尚佛經月不葷施所居為香
山寺自稱香山居士嘗述讚曰十方世界天上天下
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巍巍堂堂為人天師故我禮足

讚歎歸依會昌初有客舟遭風漂至大山一道士曰
此蓬萊山一院扁鑰甚固曰此白樂天所居在中國
未來耳樂天聞之為詩曰吾學真空不學仙恐君此
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須歸兜率天樂天
嘗立願曰吾勸一百四十八人同為一志結上生會
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願當來世必生兜率晚歲
風痺命工畫西方淨土一部晝夜供養為之讚曰極
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
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悠然而化

二年勅上都東都荆楊汴益等州建寺立方等戒壇

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五臺山建五寺各度僧五十人

述曰案僧史畧云取大乘方等不拘根闕緣差但發大心並皆得受會昌沙汰僧尼在俗寧無諸過先令懺罪後增戒品自非方等豈容重受

宣州刺史裴休言天下寺觀多為官僚寄客蹂踐今後不得在寺居住違者重罰制可○安國寺沙門修會以能詩應制嘗從上乞紫衣上曰不於汝吝但汝相有闕故耳及賜一夕暴亡

三年正月齋日四明道俗八千人於阿育王寺供養

佛舍利塔感天華紛墜有如雪色至手即融入夜放五色光明大衆喜躍明年有新羅僧夜盜塔手擎逃亭而行不離本處為衆所覺勅沙門靈晏為左右街僧錄○壽昌誕節勅諫議李貽孫法師知玄同道士於麟德殿談論三教玄奏宜大復天下廢寺帝素重師德命圖形置禁中

四年勅杭州鹽官齊安禪師院賜名齊豐寺初帝為光王武宗忌之拘於後苑將見殺中官仇士良詐稱光王墜馬死因脫身遁去至香嚴開禪師會下剃髮作沙彌同遊廬山開師題瀑布云穿雲透石不辭勞

遠地方知出處高閑方停思沙彌續之云溪澗豈能
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開始知非常人後至鹽官
海昌見齊安禪師自稱有光安竒之即命為書記時
黃檗運禪師為首座一日拜佛光問之曰不著佛求
用禮何為運便掌又問不著佛求常作如是事運又
掌光曰太粗生運又掌曰者裏說恁麼粗細安師一
朝謂之曰時節至矣母滯蟠泥乃以佛法為囑未幾
武宗崩百官迎王即位屢遣使以師禮召安安力辭
及終勅謚悟悟空禪師上賜黃檗為粗行禪師裴休奏
改為衡際

雪竇頌黃檗云大中天子曾
輕觸三度親連手爪牙是也

○日本國遣

沙門常曉入中國求釋迦家教

五年勅天下州郡國忌行香不得攜酒肉入寺○召
京兆薦福寺弘辨入見上問曰何為頓見何名漸修
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
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因一口便飽帝說賜
號圓智禪師○六月京城進士孫樵上書言百姓男
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食有餘率以
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二十七萬僧則天
下二百七十萬人始得蘇息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
積弊柰何興之於已廢之後乎願詔僧未復者勿復

伊補錄
卷第四
寺未修者勿修帝怒不納○九月婺州女子曾志願
開雙林大士塔見頂足連環齒牙不壞迎出塔供養
四十九日復藏於塔

六年詔重建廬山東林寺追謚遠法師曰辯覺會昌
毀寺二僧負文殊像藏之錦繡谷之峰頂至是寺復
訪之不獲二僧相疑以為匿去忽見圓光瑞相涌於
空表自是峯頂佛手巖天池常見光相云天池者崇
峻尤甚去東林三十里夜間見空中聖證自遠而至
初明一炬頃之至百千萬鎰或雲中見文殊大士出
沒無常至心禮叩必見聖相○宰臣言度僧不精則

戒法隳壞造寺無節則費財過多乞今後勝地名山
許令修建復舊宮度僧尼仰本州律師精擇有道性
者制可

七年潭州為山靈祐禪師示寂謚大圓禪師

見百

八年勅三教首座辯章充左街僧錄沙門僧徹充右
街僧錄○潭州岳麓寺沙門疏言

疎言同

往太原求大藏

經河東節度使司空盧鈞副使韋宙以經施之節度
巡官李節為之記曰儒學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
禹湯文武周孔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興源於漢流
於晉瀾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此衰世之所奉也宜

一掃絕之使不得滋論者之言粗矣吾請精而言之
昔有一夫膚臍而色和神清而氣烈怡然保順醫與
禱無用也

粗倉胡切臍音突肥也

復一夫而有風濕之病背癢

而足蹙耳聾而目瞑於是用攻熨焉事襍禱焉是二

夫者胡相反邪病不病異耳

蹙音壁不能行聾切耳聾瞑莫定切目閉

也嗚呼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

前禹湯文武德義播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
微猶有漸漬以故詐不勝信而惡知避善也暨三代
之季風俗大敗詐力相乘廢井田則唯務蕪并貪土
宅則日事戰爭茲邪於是肆其志賢士不能容其身

以故上下相仇而激為怨俗也釋氏之教以清淨自
居柔和自抑則怨爭可得而息也以因果為言窮達
為分則貴賤可得而安也怨爭息則干戈盜賊之不
興貴賤安則君臣民庶之有別此佛聖人所以救衰
世之道也不有釋氏尚安救之哉論者不責衰世
之俗為難移而尤釋氏之徒為無用是不憐抱病之
夫而詬醫禱之為何人也不思釋氏救世行化之為
大益而且疾其宣牆之麗徒衆之蕃摘其猥庸無檢
者為口實而欲一槩以廢棄之是見其末而遺其本
也會昌季年武宗大翦釋氏中其徒微其居容貌於

土木者沈諸水言論於紙素者投諸火分命御史乘驛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於是天下名藍真宇毀去若掃今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不當廢也亟下詔復之而自湖以南遠人畏法體朝廷之嚴肯焚徹經像殆無遺餘故今明命雖頒莫能得其經籍道林寺者湘西之勝遊有釋疏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佛祠為最多大帥司空盧公天下仁人我第往求遺書或可得也既上謁軍門公果諾之四馳以求逸文月未幾得經律論五千四十八卷輦而歸嘻釋氏救世之道既言之矣向非我明君洞鑑理源何能復行其記焉

道非司空公克崇大法何能復全其書非沙門疏言淺識法運何能不憚遠求以遂茲盛典奉聖上之令興釋氏之宗惠及後人其功用有不可勝言者可無述曰此文立言建理足以曉世之不知佛者使退之見之當規服不暇子厚浩初序徒云與易論語合而不能如此明言救世之功然則此記殆過之矣李節名徵唐史無聞

九年洪州黃檗希運禪師示寂謚斷際禪師師得法於百丈相國裴休守新安請師入郡咨問禪法執弟

子禮以所聞述傳心法要行於世南岳下
第四世
十年勅每歲度僧依本教於戒定慧三學中擇有道
性通法門者度之此外雜藝一切禁止

十二年勅天下諸寺修治諸祖師塔○日本國沙門
慧鰐禮五臺山淨觀音像道四明將歸國舟過補陀
山附著石上不得進衆疑懼禱之曰若尊像於海東
機緣未熟請留此山舟即浮動鰐哀慕不能去乃結
廬海上以奉之今山側有
新羅寺鄞人聞之請其像歸安開
元寺今人或稱五臺寺
又稱不肯去觀音其後有異僧持嘉木至寺倣
其製刻之扁戶施功彌月成像忽失僧所在乃迎至

補陀山山在大海中去鄞城東南水道六百里即華
嚴所謂南海孤絕處有山名補怛落迦觀音菩薩
住其中也即大悲經所謂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
是為對釋迦佛說大悲心印之所其山有潮音洞海
潮吞吐晝夜砰訇洞前石橋瞻禮者至此懇禱或見
大士宴坐或見善財俯仰將迎或但見碧玉淨瓶或
唯見頻伽飛舞去洞六七里有大蘭若是為海東諸
國朝覲商賈往來致敬投誠莫不獲濟草卷
錄
十三年上餌道士丹疽發於背八月帝崩
述曰武宗毀佛信道餌丹發背而殂世方以之為

戒宣宗避仇為僧卒登寶位憤會昌之沙汰誅寬
李趙立方等戒壇令僧尼重受戒法其意甚至至
末年復用道士服餌金丹疽發於背其過在於好
求長年而不達世相無常之義故終蹈其禍為後
人笑云

懿宗

淮宣宗
長子

咸通三年勅兩街四寺各建戒壇度僧帝於禁中設
講座自唱經題手錄梵文數章諸寺行施

六年朗州德山宣鑒禪師示寂謚見性禪師

見龍潭
清源第

世五

七年臨濟義玄禪師示寂謚慧照禪師學者稱臨濟

宗

見黃檗南
岳第四世

八年正月永州湘山全真禪師端坐示寂師郴人遊
方至湘山創梵宇曰淨土四方禪衆雲集受教會昌
初忽謂其徒曰僧當危難宜易衣冠一夕髭髮俱長
披猊霞衣曰無量壽衣頂青空冠曰真空法冠既而
武宗果去浮圖宣宗復佛法師不復去衣冠世稱無
量壽佛化現至此

十年瑞州洞山良珣禪師示寂謚悟本禪師

見雲巖
清源第

世五○勅追謚南山道宣律師曰澄照

十一年相國裴休薨休學於黃檗得其旨平居不御
酒肉作勸業善提心文以激發世人著韓氏文若圓
覺經法界觀禪源詮諸序世服其精要○十一月延
慶節勅兩街入麟德殿講論佛法賜左街僧錄清蘭
慧照大師右街僧錄彥楚明徹大師○上素聞雪峯
義存禪師名勅賜真覺大師師居山四十年法席冠
天下衆至一千五百閩王王氏事以師禮見德山清源第六世
十二年上幸安國寺賜知玄國師沈香寶座○上於
禁中設萬僧齋自升座為讚唄有長眉梵僧來應供
受觀畢陵空而去即窟頭盧

十四年三月造浮圖寶帳綵幡華蓋勅兩街往鳳翔
迎佛骨三百里間車馬不絕羣臣諫者至言憲宗迎
佛骨尋時宴駕上曰朕生得見之死無所恨四月八
日佛骨至薰以薰兵公私音樂儀衛之盛過於南郊
帝御安福門降樓迎拜賜沙門及耆老曾見元和奉
迎者金帛有差佛骨留禁中三日供養迎置安國崇
化二寺令士庶得瞻禮十二月如前禮迎佛骨還鳳
翔

僖宗僖宗第五子

乾符三年外法師於國清為元琇法師說止觀法門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塔全身二十載為山泉淹沒
門人謁視不壞閭王聞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
氣遠聞王焚香祝之可還龜洋舊址建塔即異香普
熏傾城瞻禮本道奏上賜謚真寂大師塔曰靈覺弟
子慧忠遇澄汰終於白衣焚師塔東今龜洋一真身
士民依怙若僧伽之遺化

中和元年黃巢犯長安自號大齊上幸成都詔知玄
國師赴行在所引對大說上自製號悟達國師畱行
宮久之辭歸九隴宣中見善薩摩頂說法言訖即隱
微見一珠入玄左股隆起痛甚上有晁錯二字玄知

夙業即右脇安卧而逝世言玄之前身乃漢川三學

山知鉉法師臨終感病與今正類

漢書文帝時吳太子入見侍皇太

子欽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此稱疾不朝始有反謀太子宗全晁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制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說上曰吳王前有太子之節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謂之亦反不削亦反及楚趙膠西三王皆以罪削郡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因遣使約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吳相袁盎入見上因與錯調兵食上問盎盎頓屏左右錯趨避東廂甚恨盎錯曰吳楚相遠書言賊臣晁錯擅誅侯爵奪其地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良久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上令丞相劾奏錯要斬東市

隆興瑋師曰世稱知玄是袁盎後身自漢文至僖宗七百餘年盜償錯亦應畢矣今尚蒙惡報而斃何哉

蓋盜與錯始有私憾及錯議削七國而七國畔盜因此時請遂斬錯景帝畏而從之終非本意及錯誅而七國之兵不退則是盜假畔人以報私憾耳是宜歷十生而宿對相尋不已可不畏哉

述曰周武廢佛法師知玄抗辯精壯帝不能屈唐武沙汰法師知玄登論座道流不能屈兩世俱名知玄俱遇廢教俱在朝為法師俱當辯論之席意師有宿誓使之然乎至為三學山知鉉亦不異此名也觀其三世為有道沙門而酬償宿報未已者當是晁錯趙東廂以避盜時此心已深恨而載赴

東市以就誅時此心必大恨意臨刑之際必起惡願為世世之報故每當法師舍壽之日必見此相者亦玄師道力轉為輕受之報也夫殊者誅也昔盜請誅錯今錯亦誅盜玄表也寓名以見本年之姓異哉

三年泰山沙門夫行誦彌陀經至三七日忽於夜中見流離寶地寶臺之上佛及三大士無數化佛咸現其前上聞殊異詔入內問所見賜號常精進菩薩爵開國

四年泗州刺史劉讓言修僧伽弟子木叉塔得舍利

八百粒進上詔以其骨塑為像謚曰真相

昭宗

暉懿宗第七子

龍紀元年聖詔勅兩街僧道入內殿談論○琇法師於國清為清疎法師說止觀法門

大順二年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入寂師稟法於為山世稱為仰宗初領徒住王莽山一日禪牀陷於地山神者以不堪居止東南有大仰山為世福地遂遷居焉久之衆盛居隘山神一夕移廟於堵田三十里以避之

南岳下第五世

景福元年吳越王錢鏐於剡縣石城山建瑞相寺以

奉彌勒三生石像

乾寧二年文矩禪師謁西院大安禪師遙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即入時五伯僧俱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隨點而起闔王敬異創國歡院以居之

三年勅於羅什法師譯經處重建草堂寺○四年趙

州觀音院從諗禪師示寂壽百二十謚真際禪師

見南

泉南岳第四世

趙帥王公入院瞻禮趙州坐而問之曰大

王會麼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充加禮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牀接之侍者問其意師曰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第二等人來

下禪牀接末等人來山門外接○勅沙門覺暉為左
右街副僧錄

副職
始此

光化二年撫州言曹山有梵僧羣集山頂鄉民迫之
皆飛行而去遺其笠製甚奇古勅於其地建荷玉禪
寺

天復元年山賊許恩作亂至杭州徑山叢國一禪師
塔見二甕合藏肉身髮長覆面賊兵皆驚走吳越王
命重瘞之

二年洪州雲居道膺禪師示寂謚弘覺

見洞山清
源第六世

三年撫州曹山本寂禪師示寂謚元證師得法於洞

山世稱曹洞宗云○京兆鰈子和上自印心於洞山

混迹閩中日沿岸拾鰈蜆以充食暮卧白馬廟紙錢

中華嚴靜禪師夜入紙錢伺之師至靜把住問曰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神前酒臺盤靜禮謝而退後

入京師佯狂人間神異莫測○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聚徒千人漢主劉氏召入內殿

都廣
州

咨問法要事以

師禮師得法於雪峯號雲門宗

清源第
七世

景宗

祝昭宗
第九子

天祐元年誕節勅天下寺觀設齋民間禁屠釣○呂
洞賓遊華山遇鐘離權授金丹及劍法後過鄂州黃

龍山值機禪師上堂

清源八世

毅然問曰一粒粟中藏世

界半升鐺內煮山川此意何如師曰守屍鬼洞賓曰
爭奈囊中有不死丹師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
賓不服夜飛劍以脇之師已前知以法衣蒙頭坐方
丈劍透數匝師手指之即墮地賓前謝過師詰之曰
半升鐺內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賓忽有
省乃述偈以為謝曰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

用心

仙苑遺事

五代梁

都洛陽

太祖

朱溫賜名金忠

開平元年勅僧尼改屬祠部○泉州沙門智宣往西

竺求經回詣闕進辟支佛骨貝葉梵經

二年二月雪峯義存禪師示寂十一月玄沙師備禪

師示寂師得法於雪峯晚居玄沙學徒千人應機接

物垂二十年閩王待以師禮及終賜諡宗一

三年大明節勅百官詣寺行香祝壽

四年吳越王錢鏐幼子令因為僧勅賜紫衣無相大

師加同三十臘

末帝 瑱

貞明元年東塔院沙門歸序進經論會要詔編入大

歲賜演教大師

二年吳越王鏐遣沙門清外同弟錢鏐往四明阿育王山迎釋迦舍利塔船泊西陵塔夜放光浙江如畫王躬迎至羅漢寺廣陳供養○四明奉化布袋和上於岳林寺東廊坐盤石上而化葬於封山既葬復有人見之東陽道中者囑云我誤持隻履來可與持歸而知師亡衆視其穴唯隻履在焉師初至不知所從自稱名曰契此覺額皤腹言人吉凶皆驗常以拄杖荷布袋遊化塵市見物則乞所得之物悉入袋中有十六羣兒譁逐之爭掣其袋或於人中打開袋出

鉢盂木履魚飯菜肉瓦石等物撒下云看看又一一拈起云者个是甚麼又以紙包便撒云者个是彌勒內院底嘗在路上立僧問作麼師云等个人來曰來也師於懷取一橘與之僧擬接復縮手云汝不是者个人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放下布袋又手立僧云莫別有在師拈起布袋肩上行因僧前行撫其背僧回首師云與我一錢來嘗於溷所示衆云化緣造到不得於此大小二事郡人蔣摩訶每與之遊一日同浴於長汀蔣見師背一眼撫之曰汝是佛師止之曰勿說與人師常教蔣念摩訶般若波羅密故

人間乎為摩訶居士云師昔遊閩中有陳居士者供奉甚勤問師年幾曰我此布袋與虛空齊年又問其故曰我姓李二月八日生晉天福初莆田令王仁於閩中見之遺一偈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是時示時人時人俱不識後人有於墳塔之側得青甕淨瓶六環錫杖藏之於寺

四年西天三歲鉢怛羅至蜀自言從摩伽陀國至益州途經九萬九千三百八十里時蜀主王建光元年也三歲自言已二百七十歲

述曰此方往五天者有二道焉其一為西北路自

敦煌陽關經西域諸國過蔥嶺雪山入北天竺境

自昔漢騰蘭西來唐樊師等東往之所經由是也

其二為西南路自南海發舶至佛逝國羯荼國西

北至毘摩國東天竺境

是東竺南界即海口外船歸唐之所

自昔梁

達磨西來淨三歲會寧東往之所遊歷者是也今

鉢怛羅至蜀之路乃當正西即張騫所謂大夏東

南去蜀不遠之說比之兩路宜應稍近而今所經

歷約十萬里者當是山川盤折風俗不通取道紆

回故十有餘年方得至蜀以故來者僅一鉢怛羅

而此方絕無一人取此路也

六年陳州末尼聚衆反立母乙為天子朝廷發兵擒母乙斬之其徒以不茹葷飲酒夜聚嬉穢畫魔王踞坐佛為況足云佛是大乘戒法乃上上乘其上慢不法有若此

龍德元年勅天下母得私度僧尼願出家者入京城比試經業

唐都洛

莊宗 李存勗

同光元年誕節勅僧錄慧江道士程紫霄入內殿談論設子僧齋○鳳翔沙門道賢夢遊五竺見佛指示

此某國某聚落暨旦頓解五竺言音傳粉壇法於世人稱鳳翔阿闍梨法清泰初隨末帝入洛而終塔於龍門

二年勅三聖慧然禪師入內殿咨問禪法上曰朕下大梁收得一顆無價寶珠未有人酬價然曰請陛下寶看上以手舒幘頭角然曰帝王之寶誰敢酬價帝說然亡勅謚廣濟大師通寂之塔三年騎將史銀鎗有戰功隨駕入洛忽悟禪道乞出家名契澄賜號無學大師以其居為立德院

明宗 曹莊宗
義弟

天成元年誕節勅僧錄雲辯與道士入內殿談論
二年二月帝每夕於中宮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
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三年閩主王延鈞素敬佛是年度僧二萬人○漳州

羅漢院桂琛禪師示寂師得法於玄沙末帝朝謚真

應禪師

清源人

末帝

珂明宗養子

清泰元年二月功德使奏每遇誕節乞令州郡奏薦

僧尼立講經禪定持念文章議論為四科試其能否

制可

洪容齋三筆引舊五代史

○建州崇安縣扣冰古佛名濂先

初見雪峰攜鳧茈一包醬一罐以為獻峯曰包中何
物曰鳧茈何處得來泥中泥深多少無丈數還更有
麼轉深轉有又問罐中何物師曰醬何處得來自合
得還熟也未不較多峯曰汝異日必為王侯師常夏
月衣楮而坐冬月扣冰而浴因號扣冰閩王延鈞請
居瑞巖經臨建州刺史陳誨飯僧千人問師曰今日
會中有異人乎師曰無有明當為公致一大士誨翌
日具齋以俟有老姥自外至延居上席飯訖竟去師
曰此水哉菩薩也有頃姥復來指師曰辟支古佛何
為饒舌言訖不見

二年四明沙門子麟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傳授天台教法高麗遣使李仁日送麟還吳越王錢鏐令於郡城建院以安其衆

晉都

汗

高祖

石敬瑭

天福二年洛陽宣徽將朱崇樞屋地得大石佛十軀有碑云唐垂拱六年造景福寺崇大感寤即舍所居以為寺○疎法師於國清為義寂法師說止觀法門三年以楊光遠為天下功德使凡寺院皆屬焉四年勅國忌宰臣百僚詣寺行香飯僧永以為式

漢中沙門可洪進大藏經音義四百八十卷勅入大藏○杭州天竺山沙門道翊獲奇木造觀音大士像有沙門從勳自洛陽持古佛舍利置豪相中其後舍利常見於頂冠肉髻白光煥發大著靈感

少帝

厘貴高祖從子

開運元年勅為高祖寫大藏經奉安明聖寺以資鴻福○六月吳越王錢弘佐遣僧慧龜往雙林開善慧大士塔得靈骨十六片紫色金舍利無數紫芝生於甓牀雙虎伏於壇下祥雲蔽山甘雨灑地乃奉迎舍利靈骨并淨瓶香鑪扣門椎諸物至錢唐安光冊殿

供養建龍華寺以其骨塑大士像

三年金陵上元縣人暴死誤追入冥府唐見先主祕五木甚嚴民大駭問主何以如此主曰吾為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人以寃被訴民曰臣誤追當還主泣曰吾因此聞鐘聲則苦暫息汝歸語嗣君凡寺院鳴鐘令延緩之更能為造一鐘尤為濟苦民曰下人何以取驗主曰吾曾受于闐瑞玉大王於瓦官寺佛左膝以香泥藏之時無知者民既還而白後主親詣瓦官剖膝果得玉像感泣慟憐即造一鐘於清涼寺鐫其上云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山危以玉像建

塔於蔣山

漢都陽

高祖劉高木
名知遠

天福十二年上柱國郭令威立金剛般若經碑於壽

春

隱帝

承祐高祖猶子

乾祐元年吳越王錢俶奉天台沙門德韶為國師申弟子之禮

二年雲門文偃禪師坐逝塔全身於丈室

周

都汴

太祖

郭令威

廣順元年李守正叛河中太祖親征麻衣道者語趙普曰李侍中安得久城下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世宗與本朝太祖俱侍行

二年勅誕節宰臣百僚詣寺觀建祝壽道場

世宗

柴榮太祖養子

顯德元年齊州開元寺義楚法師進所撰釋氏六帖勅付史館頒行賜紫方袍

二年四月詔曰釋氏真宗以世為善將隆教法須辨否臧自今不許私度僧尼及親無侍養有不許出家

無勅寺舍並須停廢○九月以久不鑄錢勅令除縣官法物軍器寺觀鐘磬鉦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至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是歲廢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以所毀像鑄周通錢○帝既并省寺院勅男年十五已上誦經百紙或讀五百紙女年十三已上誦經七十紙或讀三百紙陳狀出家本郡考試以聞祠

部給牒方得剝度

此文見舊史歐陽新史並刪去弗存

三年帝召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天子以治安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州縣常存問

四年七月金陵清涼文益禪師示寂江南唐後主待以師禮及終謚大法眼學者號法眼宗

見羅漢弥勒清源九世

○隱士譚景升居終南山與陳搏為之友著化書百十篇竈括化原久之仙去嘗遊三茅山至建業見宋齊丘謂其有仙風道骨出書示之屬為序以傳世齊丘乃竊以自名然未嘗悟道蘊也

齊丘相後唐二世

述曰曾慥作集仙傳言陳希夷稱其友譚景升作化書又云齊丘竊取以為名世人不能知妄此殆與向秀注莊子郭象竊之以自名二事益相類不幾於盜乎

六年初帝之毀像也鎮州大悲極有靈應詔下人莫敢近帝聞之自往其寺持斧鐮破面胸觀者為之慄慄及帝北征疽發於胸亟歸京師遂殂

楊文公談苑

○汴

都將士周百勝年老家居蔬食念佛一夕夢黃衣吏追入大城至官府主者令引觀地獄見一人黑色卧大錢牀獄卒持鑿破其胸灌以銅汁叫聲不可聞百

勝懼念佛求退追者曰汝已是佛弟子不必懼百勝
問囚者何人答曰此崇帝也因毀像致此罰百勝曰
我故君王也何時得脫追者曰初錄其人至時王責
曰世間周通錢盡時方脫此罪追者引從故道出城
門聞寺鐘鳴遂覺百勝常以語人聞者為之悲惋神應

錄

述曰自昔佛法遭毀有四時焉魏太武因司徒崔
浩焚毀絳像阮戮沙門既而崔浩要斬太武身感
瘡疾竟為常侍宗愛所弑文成嗣位復大興佛法
其一周武因衛元嵩毀經像塔寺毆沙門反俗厥後

杜祈入冥見周武地獄受苦求救之事宣帝嗣興
佛法復盛其二唐武宗因趙歸真毀像廢寺僧尼還

俗帝後疽潰背而殂時穆陵尉稱天符以李炎毀
佛有奪壽去位之報歸真等皆被誅戮宣宗即位

佛法大興

其三

周世宗毀像鑄錢廢拆寺院疽潰胸

而殂人見在獄受苦有周通錢盡方得脫罪之語

其四越五年戎

太祖皇帝飛龍在天首詔天下復寺立像遣沙門
求法西天館梵僧翻傳貝葉建精藍濟戰士之魄
造經版壽大歲之傳當國家多事而於弘贊佛道

無所不舉及
 太宗繼體度童子十七萬人建譯經院製聖教序
 賜天下無名伽藍之額建開寶大塔舍利之藏暨
 真宗在朝聖德遐被五天咸貢梵典昭陳天禧度
 僧二十四萬
 仁宗踐阼光贊上乘謹翻譯之功廣藏宮之卷詞
 臣國

音釋

鼻

扶九切音

覆大陸也

朽

鳥路切音

屋泥也

膳

時善切音

善具食也

蹠

九人切音

嚴

嚴

宜檢切音
 淹於莊貌
 踐也

謚

行之跡也

易名也

膳

善具食也

蹠

九人切音

蹠

九人切音

蹠

九人切音

蹠

九人切音

蹠

蹠

蹠

鉉

胡犬切音

銜

鉉

力幽切音

流

論

忍念切音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鐸

切音華

橘

規速切音

救大

訖

音然

阮

苦浪切音

阮

阮

阮

阮

阮

阮

阮

阮

阮

阮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 終



本

所

藏

本

索

定

本

所

藏

本

索

定

本

所

藏

本

索

定